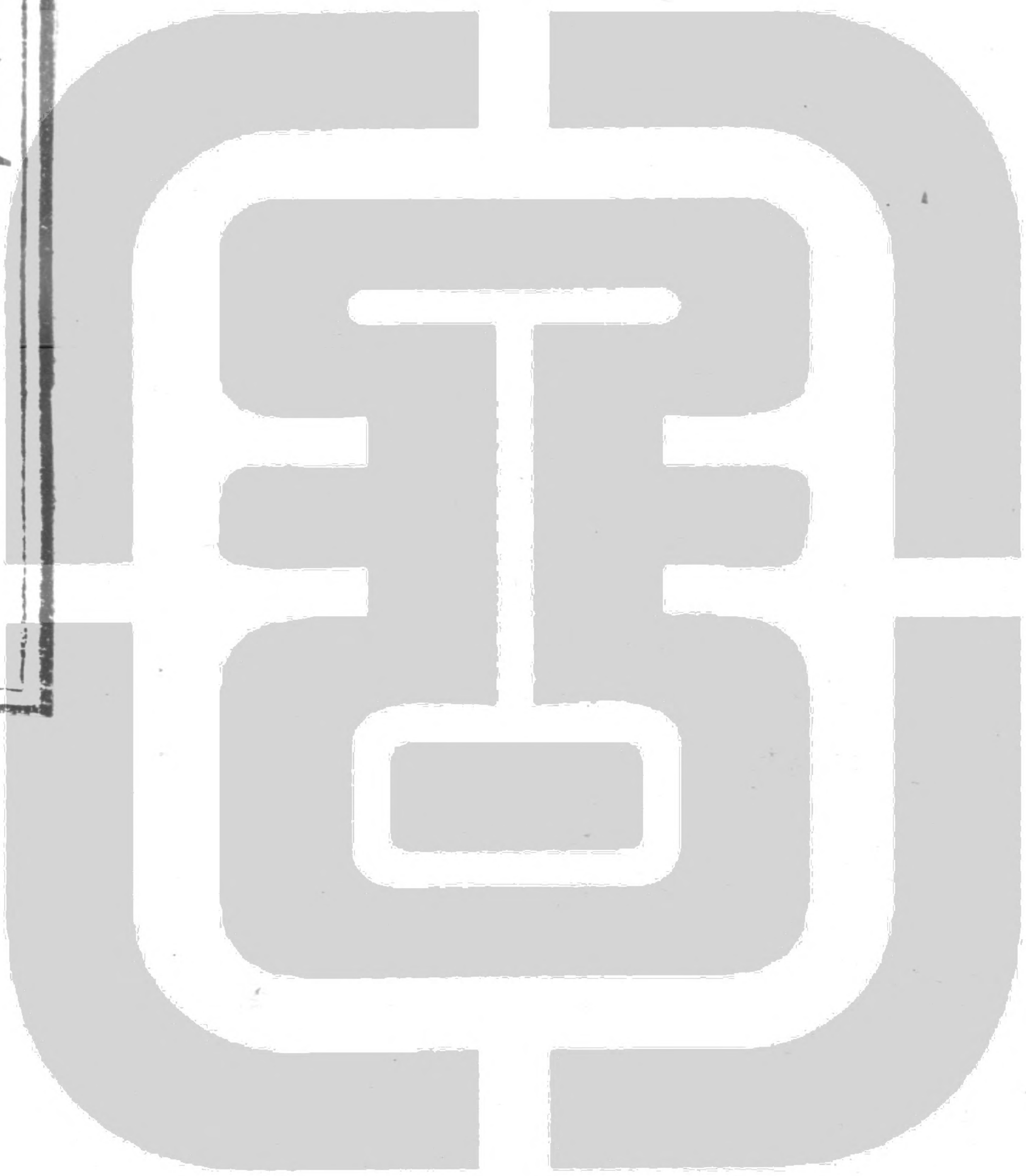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南寧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高修國史高陵昌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具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書一

答崔吉士仲鳧書

受書之後五七日把玩不歇廼使空希頽靡中忽得一振警也懇懇清誨良中愚病常自點檢行不加進拘之以昏思不加精阻之以懦且當私意橫起之時極力按伏未幾復起然卒不能使之起亦卒不能使之去即劉質夫所謂頻復厲迷復凶耳是重疾也來諭姑言勤苦太多薄示其責云耳若謂

優游涵詠待其自得明于理以達諸事者此誠切要之言某所當佩持者也敬臣來言吾先漸加沉靜勤于誦思夫以吾先平日之䟽通將事可捨芥去也今迺如敬臣云云是損高益卑斂華就實察其所存當審其所見諒其所至當深其所得及觀所謂動之多過由靜之無養中間私意大多浮躁起滅不定者足見邇來心之存焉者多矣雖然養于靜以應于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萬物者苟不知爲之所當爲而爲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爲者亦私耳祇見夫靜之不能靜浮躁由是起也故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此說是也今學者皆曰此事遠大姑從近小而行抑不知學有綱領雖聖人與愚人同其節目則各隨人材力所通處用耳大學知止之言與艮之彖蓋綱領也此而不同學必有爲爲之也如何如何不備

荅馬吉士敬臣書

竊嘗自念志大而力小志大故每有正助之意力小故恒有忽忘之病正助不忽忘猶可也忘且正助焉奚啻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哉承諭勿正勿忘勿以為小而忽之此正華佗視病洞見人五臟敢不佩服但謂恐某勞其精力者過多養其靜虛者過少此亦仲鳧意也於仲鳧書已畧辯之

而又以質諸吾子夫以是裁割某之正與忘之病固為親切
若持為不易之規恐未可也且周子謂靜程子云虛皆以存
理過欲言之其用心力大矣今對心力言之謂心力不可過
多靜虛不可過少則心力者無乃俗儒記誦之苦靜虛者無
乃禪靜之寂滅乎若謂寂然不動之靜虛則又聖學已成後
之事不可以過少言也又謂多視損目燈火為甚多思損神
為文為甚愛我之篤處兄弟不過如是然非禮而視誠損目
果禮也視愈多而愈明燈火非損目之甚者也非禮而思誠
損神果禮也思愈多而愈精為文非損神之甚者也今不論
合禮與否而直云云必將蒙首放心斯以免其疾乎其曰古

人為學恒求于勤苦精敏之中而得于脩藏游息之後者亦
若未當夫勤苦精敏未嘗無得脩藏游息亦未嘗非求若謂
求皆在彼得皆在此是則動為用功靜為成效且其所謂脩
且游者初未嘗非勤苦精敏之為又安得列於藏習之科與
彼分兩事耶以此觀吾子近日無乃以勤苦為病習寡言省
事之為者哉夫惟其以勤勞為病也是以將有為也恒有自
難之心及有為也又多自怨之意如來論者矣別離已久造
詣未能親覩但據手書一一不合鄙意者喋喋言之以為過
防之戒幸吾子賜覽而深察之勿視以為文過之佞而不教
所至願也

與康太史德丞書

往日赴京時匆匆不能拜別至今懷恨伏賴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含愧竊祿足負知己吾兄心跡明白近日人多知之其有今日祇因言語之肆耳夫言行一也古之人未有不謹於言而能美其行者惟望吾兄非法不言以成大業固非若是以要譽干祿也吾儒之法自當爾耳官之有無已知豪傑不以為意但負此大材遭時不靖廢處山林亦人所甚惜也况志在斯民者其自處又將若何而後可乎承吾兄之教日就栢齋與化之效全未思齊之心常存若栢齋者吾兄亦不可不念之也伯循服已闋矣可邀致許西與處數月

當大有益耳道遠情深臨紙不勝悵惘

答馬固安君卿書

別久懷思何似承教品題佳詩然試讀之雖質矣失之野雖近矣失之淺蓋求古而又滯于今者矣大抵此物不作亦可儒者之業實不在是以吾兄之明敏溫恭用力以求之將無遠不至視此物真草芥耳如何如何仰承咸虛不敢效時人漫爾唐突幸甚亮之

再答馬固安書

前書以吾兄虚心下問輒敢冒犯得回音乃知藹堯之言不廢於高明之采喜慰何可言伯循累遭喪變困若極矣當其

復歷不愧前哲所謂豪傑之士也執事詢及喜慰何可言念
吾兄質實溫恭去道甚邇作縣以來澹泊自唐躬率百姓又
能守法任義不屈時貴友朋有此寧非世道之慶邪僕前書
觸冒非偶然矣惟望益堅此志勿以外之毀譽官之陞沉少
動其心渝其操為相知耳不具

與穆司業伯潛書

僕每念友朋中如吾子忠信文行不多有也每欲就子共成
博大之業以遂平生之志而世事年違聚散無常徒切懷想
為之於悒柰何王伯安講學亦精足得程氏之意可與冠子
數去聚論不可緩視之也妻父與僕刷印諸書又布一催令
早寄來此心之拳拳者執事素所知也不具

復喬家宰先生書

到解後病冗糾纏未獲省候起居方懷企仰忽蒙手教下及
愧感無任仇時茂曾言執事哭吾虎谷先生高詩但渠偶誤
未之見貽耳甚懷想也若虎谷先生誌銘不足以盡弟子追
慕之情且人微言輕亦不足以為虎谷先生之重若吾執事
所撰神道碑出世方知有虎谷先生而虎谷先生亦含笑地
下此固吾弟子者日夜拳拳所屬望者也萬惟早成幸甚秋
暑方劇伏乞為道保顧不宣

答張侍御仲脩書

書來足見大才當事之不難也然一年之事辦于數日之間
又有餘課當是時也此風一倡恐啓御事者與利之念此幾
當思豪右之輩苟不犯法止可平心處之寄聲友朋不免傳
播安知聞者不生展轉媒孽之謀此計當密古言興利不如
除害疏導涑水亦非小業此舉當審利苟盡興害苟盡除在
執事論亦不足道也哲人舉措澤及百世此志當遠西來之
人有托爲僕之朋友親戚鄉里請謁者雖真必私如以德相
愛此輩當絕徃日巡鹽事例參互考訂必有可取定為準的
使奸不能容商便民使國便用詔來者此典當脩如何如何

與韓少叅五泉書

得手教乃知執事且未行何以遲遲至此也此去山西甚邇
到彼定省太夫人甚便家事附令弟亦宜聞又欲請沙苑回
當家此何說也僕數日間亦欲北行所教之言感激不盡但
過望於我矣愧汗此行竊祿讀書則有之他未敢有定見也
主上初政而諸言者不肯舉其體要乃煩冗腐爛以致厭煩
是以後雖有嘉言亦不能信也沙苑之疏固宜其然矣天下
事之壞孰非吾輩乎奈何奈何汝明家文字匆匆不能舉筆
容圖之所寄樂府及二行風人之作也其世德堂記太過於
文耳見懷之詩體格亦頗弱然其意則不敢當也容日補和
請教大復之故甚可痛不識其藁作何處也亦曾圖之否

復周江陵克述書

別來懷仰何限往日山居送李氏二生至江陵已蒙過惠乃
初亭道長及葉正郎來又辱荆箋蒲履拜贐金之貺將無已
甚邪蒲聞善政益倍戎縣吏畏民懷不可謂不行其所學矣
更望一志鞏獨真如江陵之嚴父慈母以與古循良者班則
豈非友朋者之至願哉半山先生歿可痛聞高大哥曾具行
狀索銘過江陵今尚未獲想已葬和仁者之後自然昌熾而
佳兒之存定亦不偶僕於三月二日到京復職家眷俱未携
以舍弟梓歿老母不歆遽離弟妻則不忍獨携妻子行耳冬
春間謀欲迎取然又以山林久居成癖日夜未嘗忘涇干渭

澣也柰何

與對山書

別來忽已數月矣然追憶南山渭水之遊日未嘗不入夢寐
也數聞關中麥豆好收益動人鄉思耳柰何賃居僧房交與
甚少凡有過差其誰規正吾凡不可以在家不知棄而不教
也固知吾兄不作入京書然如僕者豈可他人例也老嫂葬
事想已舉則亦大歇心事也聞再欲續絃則前之者安存也
恐不可恐不可

與田憲副勤甫書

自癸酉冬別今且十年矣懷仰之私何可盡言中間人事變

更如此即何大復子乃不能永世不可痛心者哉緬惟執事
德政及人友朋之光欣慰欣慰僕於三月二日到京碌碌館
下無益職業猶疇昔耳兼以久居山林踈迂成癖而往時盍
簪之契俱散處四方孤與悵惘莫可晤適則又未嘗不念涇
干渭汭也有便教能不吝言否

與寇大理子惇書

僕至京得常與令弟子和相會每見所作取科第當不難所
悵德器與吾子少異頗有富貴樣不知何也王伯安講學近
精亦得程氏之意幸與穆子數去聚論乎

復寇子惇書

爲別之久天罰不肖既失怙恃終鮮兄弟處則學未成出則
家無托零丁孤苦進退徘徊世豈有如生者乎屢蒙手教佳
贖爲感不淺今歲三月偶來京師復職館下碌碌尸素豈如
明教然以山林成癖之人而迂愚無補日未嘗不思涇干渭
許不知何以教處也執事德立道行不愧往日會晤之志此
大丈夫得志富貴不淫者也今其可多得者哉萬惟無自足
於聖學豈曰遙遠乎

與景伯時書

去歲在山間太夫人捐棄榮養不知吾兄哀痛悲號何似然
已見吾兄宦成德就及麟孫之立壽考而逝亦無遺憾矣吾

兄其亦節哀哉僕自失怙之後往年舍弟梓亦背我死即今零丁孤苦出入無依柰何柰何三月初到京碌碌尸素猶徃日也且同年皆去而形影孤單又有終南之想若吾兄服闋入館猶可以解此鬱鬱也

復秦西澗書

五六日間曾具書述之韓五泉想徹覽矣面陳事蓋因即日所講典三禮而言非敢有所矯情也蒙

聖上已容宥矣可寬慮入館以來碌碌尸素甚愧有教言望不惜聞毀淫祠此舉却須斟酌大抵所急者除貪暴安窮獨為好耳徐可以整風俗而新之也如何如何

復孟望之書

別後懷仰何啻夢寐乃始知友朋聚易而忽別難為情也得手書甚慰聞之九川尊堂康強倍昔益令人喜不自勝執事可以一志斯民矣仲默素弱而加以文字之勞故雍大記成而其病漸央柰何柰何聞其塋無墓志豈非執事者之責哉然則編次遺藁而使之不朽者端有所望矣交遊中亦多欲為誄為挽以傷斯人之苦然尚未之能舉當亦不外今年也

復蕭吉夫憲副書

別久無任企仰九川來得手教拜佳既何勝慰感但愚弟以聲聞過情之人而吾兄誘獎大甚又如此益令人負愧矣九

川言吾兄材賢邁人遠甚然則山東彫敝後正有望於二三
同年君子拯救之也弟碌碌尸素館下倘不惜教言亦願心
銘而躬佩者也

復朱士光書

久別何任懷仰温公祠碑乃數百年缺典而吾執事舉之一
且豈非世道之幸哉但記托匪人不足以發揚執事用心之
苦耳緬惟執事言行風采足紹司馬而來書乃遜諸鄙士真
可謂謙已誨人矣記中碑之闊厚尺寸皆懸度注之若非其
實妄加增損也其他舛誤衍遺諸病統希改正此金石之文
不可設嫌凡設嫌皆不相知者也聞安民尚有子孫在長安

却不能鐵筆云云者但以顯安民耳如何如何粹夫等之舉
甚快公論賢者舉措自別如此然所示數紙讀之甚愧汗勿
勿不盡所欲言

荅山陰朱守中道長書

去歲得會晤京邸私以為疑可質善可問學可講喜幸殊甚
乃日奔馳塵土中忽忽如醉夢過一年山東之行幾欲具一
夕之餞以盡鄙懷復以場屋事因循未得一奉別恨懊殊甚
來諭云悠悠者此正為學通病聞之惕然深省然此亦不可
無所據也夫學之為以知近知寡為本學之行以知遠知多
為幾故萬里之外非一目之可見千鈞之重非一手之可舉

若使泛為而濫與則又昧於近寡之道而無以為之本也是故琢玉之家不畜砭砭煉丹之室不積烈火何者火烈則丹飛玉砭砭之皆畜則玉之琢也必不精矣故君子之道或以悠悠而廢或以悠悠而成惟視其所主者理歆何如也僕山居時或思朝曰何為此瑰然如株木而無益於世哉及朝居時又思山曰何為此尸然如蹲鴟而無益於世哉然則山居之思非因久靜朝居之思非因久動各有所自致也雖然朝居之過大山居之過小過小者於已有失於人未妨過大者不惟害已併及其人耳故君子寧為株木不為蹲鴟此亦僕之所自知者也若夫惟仁人為能愛民惟義士為能報國仁莫大於進諸司之賢義莫急於黜庶司之惡若以此為簿書雖終日從事焉又何妨山東之政當無大於此矣

與宸王二上舍書

凡舉鄉約必得經明行脩為鄉黨士民素所信服者立為鄉約正乃能成此大美僕夜思之無如二先生也其禮生欲擇從僕遊者生員輩六人如何今畧依舊規裁定二條望二先生斟酌明當舉行

與東洲夏于中東

僕與執事自既第之後雖未嘗日久同處然志或孚於寤寐義相許如兄弟者今蓋十七八年也僕今以母病不得已之情章再上至貴司執事直視如路人漠然不一動心與僕覆

題則其餘與僕不相知者僕又焉敢仰鳴哉即日三乞本已下科萬望憐僕懇切無他情旦日為僕一覆十七八年知與之厚尚有過此者乎僕已卧病不能出門又不能再央他人萬望照憐幸甚

與呂九川書

蒙差人齎手教至京下問兼贖以盤費甚感自揣任率無狀深荷 聖恩寬厚得判解州感激無涯且與吾兄舊得蒲州相近去家亦適嘗與幼通有詩以識今再錄之足知吾兄也凡罪人逐客行不宜多見人吾兄可亦不必相會如何蓋吾兄一出消息甚大有教誨之言望備悉書之昨聞太夫人甚

康吉望吾兄無遠念

復林平厓書

近養病事多不淮觀却報可見僕老母有疾三給假亦不獲允則養病者又可知也且山東之清戎專職也奉睹諸作及文移儘可謂能行其志於此益盡其心益釐其弊此政亦可以濟緩急而報明時不勞因疾而自已也且清戎事多不終其差乃貴衙門故事之不美者不意吾執事亦欲踵而行之耶

復孟都憲書

伏蒙教翰并高集厚貺感荷不盡子乾誌文所添改誠當也

以鄙見言之只依在正德年間所作刻之為得其實且於措辭亦有意也如用今所添事只附書於志石之末亦可乃然後知子乾之不歿而并吾當時撰志者之心矣又

先帝雖有晏遊等事今已已矣臣子只可隱諱非若當上疏時之可言也此等語若出子乾友人之筆可謂薄君而厚友若出執事之意則尤不可使聞於他人也如何生菲薄卑微不足道惟是明公勲位道德世所仰重而生且又辱教愛敢任妄請教儻鄙言可采幸再圖之

復王德徵書

令兄先生將至手教固知執事懇切求退之意然出處之道

豈他人之所敢與議若在平日義理相交者不得不一言也夫少叅比風憲親民易舉其職山西比江西近家易養其母則何為辭之如僕者纂脩之外尺寸無補而老母家居且含愧竊祿不敢遽云西歸執事名德世所共仰又在寬裕之地乃欲匿其學而不施棲昭代之巖穴窮先王之糟粕此何所難哉聞令親家亦同鄙意故敢阻令兄且迴望執事早赴任也詩禮二訓僕猶舊識也大抵傳注已頗有支離者若又與之議論發揮僕無此精力也故遷延至今未能有議謹附及

與對山書

令姪世安至得手教甚感激兼知老嫂已葬令郎已入學甚

慰也承問近日交遊甚幸甚幸然弟性質遲鈍猶昔諸名公處皆少親就而諸名公以弟德薄亦莫我肯顧也獨湛先生以座主之舊穆伯潛以比隣之新時或往來耳此外鄉曲及衙門之公會例舉者則皆不能免也有所聞幸賜教言他人誰肯及之又近日髮白志惰於宦情甚懶恐來冬不免求一差西歸以續終南之蔭也

與涂水京兆書

即者遠別以拘禁不能望塵郊送今尚怏怏也茲到南都已久不知拯飢振窮果有效驗否夫拯飢如救焚溺一念少緩民命即喪想諸政具停專志於此也遲半月十日不聞仁聲則吾將先謂子為尸位矣如何如何况洄野兄在彼司成可行之事皆宜磨切而舉措之也

與柳泉方伯書

使來得教翰并歲書之貺感慰何限別簡足見衛道嗜學之盛心欽佩欽佩且晦翁者諸經之所由明往聖前賢之志亦賴以不死也後學未能即其門庭豈可肆然議之然而造道之士亦當自得所入故雖以孔子之聖其徒有篤信不敢違者有反求諸已而不遽然信者夫篤信者固為學夫子反求諸已者亦未為背聖人也今日之俗其一好和光以同塵其一好立名以自異此皆聖門之異端古人比其害甚於佛老

吾輩不可不深察也時方春和地方民果皆樂遂其生否就此附問

復寇涂水書

得手教極知救荒至意但不知今亦有幾分效驗否想日夜不遑他務專志於斯聰明材畧皆由是出矣明農之念可且勿興如何家書到已便附可卿覓人寄回也伯循兄到京已月餘因初到感昌今尚未能朝見然亦不過三五日出矣西澗事尚未有結期往日在京多蒙教愛思欲克治鄙吝尚未能來書乃又作踈辭何邪匆匆不盡鄙懷

荅熊憲副書

近數得在薊消息甚喜甚慰此地關係不小而執事救然戢定蓋不止一方之功也近日民窮益甚而東南盜賊滋蔓風聲一動則此地尤宜預加慎備耳所脩薊志得凡例足占其文周而謹意正而遠有補名教不淺蓋良志也然又必得全籍一觀乃敢肆然叙耳其州所具禮幣太過欲多辭之恐違吾執事之雅欲盡受之又心所不安今以其半返璧使者令州中或為恤窮之用亦可蓋僕自作文以來未嘗受此厚禮惟往年朱士光年兄索文加厚然亦不至是耳蓋吾輩舉動必須有義方可斗膽請教如何

與何開州粹夫書

甲戌二月

僕於去年十月二十二日進講畢是時已患腿疼不可履至十一月得家書家母病不下榻兼自料賤疾無終瘳之勢意圖速歸乃具本致仕翻惹諸公一大怒耳其本立案不行十二月間再具本養病至今年二月初二日始准西歸病軀無能奔走道路惶愧無地聞執事德政及民猶足慰也世俗偷薄政學不明百姓無聊士無趨向所仰于執事者不淺也柙卧病終南日與藥餌為友見執事不知在何時若或苟且狂放以負明教自矢亦不敢也臨紙凄楚淚下沾衣在途匆匆不具

與裴伯脩書

往者重辱光顧蓬華兼以數日之教令人銘感何已因乏便人稽書裁謝罪過罪過仰間復辱手翰益增愧竦鄙詩之贈因吾兄風水之論及述青衿道士騎鶴昇天之事遂有此作蓋謂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于脩真理性而上達于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詩故云然耳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曰擇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為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則又甚恠而尤不敢以為必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于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以為禍福之驗世其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為此論吾亦不信况出於郭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于久遠者邪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于郭璞淳風而自矜其世耶彼孫逢吉趙彥逾者又何足以知之如不可信以秦皇言之其未帝之先塋不知為誰所擇以有天下其既帝之後也驪山之域亦海內葬師之選乃二世而亡者何也恃在愛厚不敢諜諜倘蒙不鄙尤希賜教

復劉元瑞書

屢辱手翰足荷雅誼敝省復獲執事來撫又何幸也日者雨足然止可種植菜麥而西安以北數州縣之流離者尚爾未復執事者見熟不見荒一槩起稅則亦有反以雨為殃者歛畝之士興感而泄于辭賦不可謂其無也古志士之感時興歌者將非皆此類乎潯西之集皆一時醉狂塗屏抹壁之言不意康七德允取而刻之遺笑大方又何敢以辱高詠也材短德薄無益于時止可家食求學與木石偶耳來詩云云類溢美矣憂旱喜雨之作皆近詩也錄以求教

荅張仲修書

承命查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古有若解州

風后平陽蒼頡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
逢在商有若夏縣巫賢平陸傳說首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
平遙尹吉甫介休介之推晉陽羊舌肸西河卜商在漢有若
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
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
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彥博在大明有若河津薛瑄夫
自周漢以來茲土名賢衆矣然多有癡垢智如士會奔秦而
計撓史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鄧攸位高頗媚
權貴忠如霍光溺妻不正大義王延之孝仕于劉聰柳宗元
之文黨于叔文他若董狐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

王續韓通趙鼎輩雖有懿行不盡純粹皆不得與諸君子並
夫後世士論弗正多崇言卑行貴名賤實故馬融訓詁雖
殺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
顏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節不論言語
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伯夷叔齊尹吉甫卜商雖非茲土之
產然食於斯卒於斯塋于斯魂魄存於斯又安知後來諸賢
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遙區區小邦馮此四子
與日月爭光不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
祀入祀書院亦宜蓋書院統晉省而設其志博矣猶天下皆
祀孔顏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匆匆考校未的望吾子博采

群史暨諸耆英去取著定實風化之大者也

再答張子書

后稷之祀初意如吾兄之意尋謂配天之事出於我朝則今甚不敢出於前代則今已罷祀矣若謂有當時配天之嫌使後世遂絕祀焉如之何其可也且思文之詩乃周家子孫追述之仁一代之私情也雖配天不為過書院之祀乃晉國鄉土仰止之義萬世之公論也雖釋菜不為卑洪武初曾以后稷配先農雖尋罷祀其初亦不以曾配天而不少變也今天下鄉賢之祀皆不請于朝不列于祀典非如所謂天地山川六宗歷代帝王截然而不敢祀者也但出於其土士人私尊

之意義起之禮耳如皆取其賢之小者去其賢之大者以為不敢則又何以為名教也又如孔子天下固祀以天子禮樂而曲士小儒亦得家祭而屋祝之人不以為僭也故后稷周先也周滅不祀已非矣后稷晉產也晉之鄉人亦禁而不敢祀何哉若是則稷山之廟武功之祠皆可毀矣如禮可從當自后稷至商叔齊為正位其餘以代而列左右惟吾兄再與三晉禮士議之

與薛孝夫書

別來懷想何已得書問及來使足知及民之政矣喜慰何限所稱鄉先生者如得其實即民之望也願以身事之而稟度

焉勿學世俗吏作父母官體也蓋此等人必不求於官則為官者不可不求之耳此單父宰故事也望孝夫甚勿為古今異宜之說以渝其舊其餘惟望因民情而行若所謂大異於人者則正已耳於孝夫有一日之長故又喋喋知孝夫之必不我違也

與伯循書

復蒙志文見允無任哀感不腆之幣乃復拒卻惶愧惶墓地已從舊兆先父母穴適當祖穴之南少東狀畧可改也家乘中請封贈先父母事畧即行實之詳萬望采入塋期決在七月九日辰時高作蚤賜得上石為荷專令周生敬速不孝寡學兼以荒迷失措送終禮儀俱托周張諸生周生進謁又望一教示也

與康對山東

不孝罪惡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父雖以吾兄良方誠意竟不能救乃於五月既望背棄不孝五內崩裂為之奈何竊惟知先父者莫如吾兄及谿田兄志文已托谿田兄而墓上之石敢求諸左右諒在所矜憫而不拒也葬期決在七月九日辰時惟是不孝寡學昧禮兼以荒迷無措臨期非得吾兄一臨指教扶持柩何以歸先人於地下邪

再東劉蒲城遠夫書

昨具訃疏實申哀悃去力所干亦非得已伏蒙成措無任感
激再貺紙米適增愧竦兼讀手翰不勝哽殞統加賻儀實非
初意故盡辭之有孤高憫盡受之則昨賻疏為銛之也紙米
等禮已告靈座涕泗俱下其十金仍作稱貸但償期少寬則
可耳斯亦執事待柩之道也蒙許送喪實愚父子之大光幸
敬用泣候荒迷不次謹疏

復厚齋梁閣老書

柩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父末由號訴不勝殞絕伏蒙
尊慈遠頒異香祇薦靈凡無任哀感賢書一冊亦弁拜領往
年朱給事中寄到書布時柩正侍先父之疾未能申謝厚德

稠疊岩谷生輝竊惟柩朽無似獲藉門下兼以迂愚狂悖
負教多矣往年之事非尊慈調護保安胡能安全抵家邪方
切刻戴乃復過蒙掛念賜書若此自顧愧悚何以克堪風便
謹此申謝喪病荒迷不能具悉伏惟台照不宣柩謹疏

謝唐虞佐提學書

竊惟執事憂道之勤作人之誠不讓先哲三秦豪傑哀然奮
興匪但科目之盛此其澤我西土者甚大且深西土人當子
孫相繼銘頌也側聞執事頗興明農之念不知何邪夫榮辱
不在升沉美惡不在達速執事知之熟矣綽綽餘裕非執事之時乎

荅寇涂水書

服闋後舊病再作不能出戶者數日矣比得吾執事家人寄
來手翰并白紬荷感何已恭審老叔在任榮養此吾子之至
樂也欣慰欣慰老母亦賴庇粗安小兒田已進學收增矣呂
憲副書昔已祇受但曾許有挽吊先人辭久未完約將政務
繁劇不暇及邪往年仲脩兄有書言浙人論吾子太寬而諸
友亦不盡是其議然山林之人去彼懸絕其言真偽蓋不可
知大抵處窮民小過在寬禁貪污刁詐在嚴耳如何如何昔
者妻兄寄奉紅絨蓋因元絨有失補之耳此其人粉身不足
以酬厚德乃以是瑣瑣掛齒是使為人子者無立足之地也
千萬勿介意

荅馬谿田書為接

慈聖皇太后喪

奉讀來諭且悉

大禮顛末謹聞命矣即日會長安馬公順

潼關孫天常二先生亦如來諭然公順云省城中鄉官聽哀
詔而不接別哭臨於書院而不與見任同次即同次雖近山
尚書皆在見任後班天常則云南陽遇公事而王茂學柴公
照在家雖二司亦不與遜凡此皆

朝廷之體之二說矣居焉有便幸示來音

與李御史元白書

日昨垂奠先考情義惻惻近俗所無雖大君子闡幽崇古之
心不能自己弟不肖子孫何以蒙德至此馳駕既興感泣如

雨口啣首戴沒齒難忘所誨繼善二字實切不孝之心即欲
置北堂以資顧諟非得名筆高作不足以昭先人垂後戒也
生死肉骨諒在所不禁哀痛中不能具禮謹差生員周官晉
謁下奉瀆所示諸作忠而真博雅而堅定澁然於言表瑣瑣
體格之乖合可勿論也他年亦嘗奉擬數篇以浼尊草又鄉
人凡指稱為柙親識夥計人等有所干謁者皆詐也萬望勿
聽附白

荅李南厓書

觀風之叙柙所願作第以制中不能速成且執事方行事於
此也故欲俟服闋耳執事何至遽責役而火板乎將非方論

讒謗而即懼邪審若是心齋坐忘安在哉只今諛言滔天蒼
生窮苦仁人之所甚痛也而執事之作列民隱而狀邊愁於
世未必無補即執事去河州再刻豈能止邪即不然有如王
扶風之舉者執事又安能下火票邪夫君子之處人欲其免
禍而趨吉若君子之自處毀譽災祥付之外可也故子輿知
天不論人之行止仲尼知命惟憂道之廢興不然雖築靜亭
於扶桑之東弱水之西柙見其益置器也凡此皆不背於前
不知如何南厓幽憇謹撰一叙斯其意亦可以占鄙意也夫
君子之志於道也非學之難惟友之難非友之難惟一志者
為難君子求之於一鄉一鄉不得求之一國一國不得求之

天下天下不得求之古人苟得一志而友也上何懼暗於日月下何懼淺於蒼海夫執事於柙故不相識往年未見而相思今年既見而相契所謂一志者非歟况火板之事有徹臯之勇當其意萬里雲霄可一蹴而至也則又安敢欺於一志者哉來夷又有袖中之貺為執事作文豈可受乎

荅谿田書

日有所委謹換附彼貴恙何似應好節宣所疑前詩語近朶願則怨天否則怨親仲尼所不道也如何觀風之叙重喪之人誠不可作比受來論乃再力辭并附高論一二諒今已匱板矣不孝惡逆貫天追憶往昔親志未畢而逝憂悔之懷日

夜俯心無可解去蕪錯謬時出干犯禮教百病叢身日須藥石睽垂高明大損舊勇辱累吾親省躬奚竟不有督悔豈曰慈仁討藥之暇應多遺教

奉虎谷先生書

柙罪逆深重不滅其身乃禍及吾親五內潰裂號訴靡所殞絕方劇伏聞尊恙驚憂滋甚夫斯道不明借中庸為說者既以病國而毒民其天資稍高者不事文字聲名則好奇自異又或雖從事于道也言雖富講雖深乃復不邇人情柙皆以為為異端浮諸老佛私論雖汲黯丙吉之徒皆在韓愈吳澄之右方將仰夫子而正之也而病勢如此豈非天哉方今聖

明在上天下猶可為願夫子善理尊恙令便痊愈奉對明時
即不能力疾傳經德化鄉里以淑後覺豈曰不可審若是哲
人賢士不蚤用必晚用矣斯亦柙思孝先人報德尊師不忘
君恩之志也願以請正焉喪病荒迷不整下懷伏惟善加調
攝節宣不勝至禱

復王端溪書

不孝惡極禍及先考伏蒙遣令親不遠千里持札下慰捧讀
再三情切骨肉斯道之契一至于此哀感何已竊惟執事志
行於時為國增重乃復厚獎來學愧悚奚堪所示二文一崇
吾道一辨異端世之所不可無者也弟恨後世異端之害多
出吾輩僧益其細者耳悲夫恭審動履篤志力行日有所紀
而造詣不詭於孔門此學不講久矣乃今於吾子見之當非
一時之慶邪願益珍重勿替有教不吝為幸非淺為幸非淺
矣

荅虎谷先生書

即者拜受王沁州寄到手教暨墨本諸詩足知尊恙大愈下
懷無任慰幸來諭言柙閉戶讀書豈有此事柙自甲戌年歸
田即侍先父病不出門者一年有餘比丁憂來不與乎士俗
交遊之會者又二年有餘荒惑頽頓不讀書者蓋四年也若
來論豈道路之誤傳乎承問切已工夫及自得處愛柙猶子

之意愧荷愧荷然憂病交攻諸念皆廢又不親師門過差時
出豈不自更尚爾頓復竊謂宣聖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
若四五十止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天命皆待七八十圖
之柙年今已四十自揣去立且難也然則吾師何以教我
端居上帝臨擊磬是何心知吾師之不可階而升也謹奉置
北壁用策隳惰第劄云靜中自覺曰有進於弟子有疑焉不
知當其動時乃無進邪又不知何者為靜中邪幸指我迷壬
申之冬曾携家一過榆次然榆次無官幾不能行是時夫子
亦在大同故栢井驛有次韻之題言不能進謁也然自是下
無榆次行後期尚可求也風聞吾師與寇涂水結姻此事前

有孔氏南宮氏公冶氏後有程氏張氏朱氏蔡氏其他賢則
未聞也王給事有江南之行通書甚稀直卿不知為誰氏字
馬伯循行取赴京矣大行有何粹夫者柙嘗比諸仲由子貢
不知曾通問否此人頗直言無忌諱又無世俗浮華詩酒遊
蕩之態故與世寡合惟柙甚敬重之以為真孔門之徒也不
知如何近著何書曾得良友及賢弟子否往日改定綱目曾
脫藁未此書真有錯大抵事詳而志畧以通鑑考之則又有
遺者皆大節也如脫藁幸傳示一二策及著有他文字亦乞
教示外志文章奉寄遠意

荅王端溪子德徵書

柟荒惑頽頓忽越大祥柰何悲若無聊之中乃獲手教啓迪
且千里遣使不鄙庸愚以新著詩禮管見二部披覩汪洋如
捧白壁慰幸如何感激如何不策勵敬應者非人也木葉時
凋昔人在望發憤忘食展如來諭然古之君子得志則無私
不得志則無悶後之君子得志則矜持不得志則放曠古也
任理今也任氣是以不同在地之水海為大傍涯而觀其海
愈闊在天之星斗為綱去杓而觀其星始衆君子非不欲識
衆星也握開陽挹搖光則四時具之君子非不欲識百川也
窮尾問究天根則萬派明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註詩而自
信不考則非寧儉之意自信則垂無邪之言皆仲尼之宿憾

也君子又從而疊之不亦過乎夫禮莫大於宜詩不越乎興
故商祝夏祝問用于周世儀周二禮者小記之經也君子猶
委諸故孔子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今用之吾從周豈無
意乎若乃采傳而據經本人而按世援志而興言錯時而立
義假象而匿形詩有五實小序具之故孔子憂群小之愠知
栢舟非婦人之辭也論苞苴之行知木瓜非男女之詩也故
說詩者以孔孟為正何者其來遠其道明也韓嬰奇而冷鄭
玄物而踈毛萇質匡衡華程氏兄弟搆其情其他未免臆度
也夫義理可以心權事實必由口授生乎數千載之下而以
已意逆料數千載前之事以為盡不然也則吾豈敢故通今可

以議禮窮古可以說詩禮本古人之迹詩即今人之情故其
嘗謂詩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不然則雖
多奚以為之誚買櫝還珠之譏宜矣雖然不覘繁枝不知一
木以吾子用力之勤博物之廣若是也倘反求而自得之是
當登崑崙之顛看寰宇之內呂嵒鍾離皆殤子焦僥桂莽真
異類矣又何必羨刀圭入口之詩陷于溺博而感人之地者
哉夫斯道之明專賴直友故夫子叙三益之友直為首望吾
子時賜藥石勿復為溢美辭乃幸王虎谷先生何粹夫皆邇
君亦嘗通問否此二人者柵之師友也小兒資質頑類乃蒙
良教豈惟其子當書紳哉其父亦領教矣已即令謄置座右
不知將來肯體貼不負盛心否

與端溪又帖

某既為書論其義如前矣再觀所發明又不止如朱陳二氏
者見也但重錄舊注便覺繁冗耳蓋舊注已板行不須疊疊也
如何如何其鄙見與意不合者後當分注其下此義理乃天
下萬世之公吾兄既不私某又焉敢私之也徐圖之別書論
聖賢仙事足見志超乎萬物之表世復有斯人邪起畏起敬
然恐知止有定者非若是言邪如何如何

與林幼培幹

嗚呼傷哉敬訃幼培賢契乃尊南江先生於四月十三日酉

時病不起矣先病中時令尊不欲報家知恐驚幼培闔家大小病革又欲報則已晚矣臨終時衣衾棺歛皆吾與令弟及侯珍輩鑑張師道輩親看視之停當牢實可免慮歎侯幼培來解念道路阻脩且令尊臨終時亦云江湖遐遠勿來也故今棘棘收拾行李且央管州印者起撥盤費又巡鹽初大人已准狀從厚矣目下便差的當吏役護送回家不待幼培也望將以此告二位令叔先生不及再作書也有後東

與李仲白書

數日前貴庠李先生來始知老伯捐館憂中增憂為之奈何即者王生來得訃又悉吾兄辛苦萬狀此其情何以堪恭審改葬舉用艱大柰何柰何然自棺槨外諸世俗行可且廢也雖家禮中用財不經處亦且罷之蓋昔者夫子論於子路行於子淵者本不如是行事不師宣聖即是自小便擬遣人進吊奉候起居先此謹復秋深服闋後尚容東問也諸惟節哀以求慰親于九原者不宣

答師巡按汝愚書

往日垂奠先人至今哀感無已茲復遠惠羊酒則又非故人之待居喪者矣將柩不孝罪大用此以罰之乎謹返諸使者承問及地方事夫小民窮苦十室五逃然無名之誅求遠站之割剝不時之攻築方興未艾柩地坊中人日夜驚懼不寧

乃蒙當路者問及必有以處也是慰是慰憂病中草率不能具悉鄙懷萬惟諒之

奉廬州高半山先生書

柙自違教之後罪惡日積禍及先父乃於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棄不孝以卒哀號悲殞忽且大祥奈何奈何恭審尊候萬福眠食康裕無屢受詩翰墨扇益知健頑無任慰解無任荷感惟是憂病疊疊未晉啓問死罪死罪去思碑衆翁然願立久矣第不孝尚未過禫用是稽逢冬來便圖之也外具青直紗一疋奉作夏衫暑中酌爽江邊用也絳香一瓣奉上師母天人墓前引遠忱諸惟亮宥不宣

荅馬敬臣書

得手翰欣慰何既往日二書實未獲也西渠兄足疾既可他不足慮矣柙比因多病諸事之到漫不加省止有園中數樹與之終日問荅學業之荒一至此哉督學公正之聲播揚遠邇足為吾道之光慶幸何已教條已先得一冊於九川盡善盡善比來各處教條不失之繁冗迂闊使士子難遵則失之簡畧淺近使士子易愚二者均於害道如此教條雖通行天下可也所望者必踐斯言耳即如士子善惡一事乃學政大綱執事以何法知之親而行之果邪若得其實鄉舉里選不善俗而成材也貴恙旣痊宜一心在此不可謀歸於天下得

行其志者惟此官耳以執事之材得此官又欲謀去此吾所不知也門下士久思讀教條而未獲既得之則不能奉復矣然大要不過前所言者

與康對山書

弟至許西受吾兄教愛固素分耳不敢言謝惟是貴處師尹友朋之情益盛往昔則吾兄之處鄉人者過不才萬倍負愧感激別後雨中至祖菴四五日不晴亦與終南賡和數詩然嘗微詰之矣並無一言疵議吾兄但云每往鄆社遠路而行耳然則吾兄之待之者不亦過邪此後願釋前疑如何大抵此人好高自專猶未脫山態若其他言恐傳者之過也冒雨

至鄆次日大晴得與羨陂兄共遊南山宿金峯宴重雲賦草堂頗覽秦川之勝所恨吾兄不與我二人者俱耳回想仙遊樓觀真為缺典也此未必為蓋屋吏之過或者天意留此後債乎與羨陂兄約王子洲明春舉進士當與吾兄共往賀之仙遊樓觀之賞此或其期邪遊湯泉集翟尹見之堅請入梓不知可否若諸公珠玉則固所願傳也別後如有高作并叙跋之類亦望下賜

與秋季醇康德一德清以忠四子書

河西聯榻之愛令人懷感何限蕪之清誨高唱錫我百朋銘之不忘猶壬申之歲也所望諸兄有懷日及率鄉之後秀各

執一經請難對山先生耳蓋此公一半生知言出暗合古人如麒麟鳳凰遭逢非偶莫作等閑看過也惟諸兄數不在左右故先生亦自肆而不屑世務矣此言蓋非謂一世發亦非為對山佞也留意留意

復盛都憲書

恭聞進位中丞恨無借寇之力柰敝省何裨不材荷蒙豎立坊牌已切感激乃復遠賜牌扁兼降厚禮光耀寒門愧悚無任二序委之匪材努力為之殊媿筆弱惟望痛加改教遺休此土亦大惠也使回先此奉復

復南厓李元白書

昨所見教諸作及今日吏來得示者皆直而溫切而詳得體之作也但用事或失先後遣辭或欠簡質耳如何湖廣直江東南之上流用人須采忠信廉明用法須如雷電風雨用心須如握髮吐哺方可捍大衝而障多方也高詩俱美但僕於格律處為未滿耳携去遊湯泉集亦望傳教一二

復對山書

貴邑志鉅籍也而馮尹以叙托我甚愧奉讀高作足開茅塞漢班馬紀事多類此近所未見也記漆水一事在貴邑東門外流者目為幽之漆出晁氏註而鄭漁仲所說自富平入渭者本禹貢棗字記及地志而言蓋此水乃自宜君耀州同官

界來經朝邑而入渭在涇水及富平之北故漁仲云爾由是
言之關中有兩漆沮矣不然則詩自土漆沮云者即禹貢漆
沮以在宜君耀州之界而當豳北作詩者因記地而識此乎
則漆自當從豳北而東流從渭于涇水之下也故涇之屬渭
在高陵漆沮從渭在朝邑經曰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也
然漆沮且自達何矣若然則率西水許註云漆沮之側者亦
誤蓋率西水許自有他水何必云漆沮也云漆沮則漆沮又
出岐山之西直東而行不得自武功之東而南流入渭又何
率西云乎宮亭宅墓俱在地里恐非一類又其下及地里志
文多有志似註解者兼詩文並錄更礙觀耳諸皆愚翁之疑

惟吾兄裁之序文甚粗惡尤望痛加改教後親筆隸書之耳

荅何仲默書

往承寄奠先考并貺奠章無任哀感然已具謝啓矣未審達
否茲敝士獲大君子之教遠者周漢之俗近者張弓之賢豈
曰不與乎幸甚幸甚又蒙手翰高詠并多多書曆滋感滋感
過勞謙虛借聽於聳然山林之見實無增長所可以瀆高明
者惟在寬嚴適宜少信下官言乃士子之福也詩賦非所以
敦士習尤宜慎旃側聞先察士行此王政之大也若得實允
妙諸不具

荅李劍州白夫書

僕德薄材疎何者先信於執事乃遣二子不遠數千里借視聽於聾聵耶僕何以授二子哉得與敏而博得友敦而慧皆過庭之已訓者也僕何以授二子哉昔朱晦翁自建遣子師事金華呂東萊此其心豈止非婦人之仁蓋已廣矣僕無東萊之範而執事同朱子之心甚愧甚愧居二子在東園者東園者僕舊所讀書處也在敝城東郭中有二三良朋及栢竹數株僕適東林日輒過之雖仰慚教誨食飲之特然於寒暄安否之况時未嘗不知執事可免慮哉抱病以來百事俱廢日與樹木問荅得一同志相處輒喜不倦况得君子之令嗣與之游衍談說即未瞻其面固已見其心矣其樂可知也劔

門四川之吭喉執事而在全蜀攸賴得輿言執事屢欲稱病求退此不可此不可蓋君子與其求一安不若歷一險與其便一身不若便一方也如何刻石並皆佳妙而諸禮又皆稠疊殷緝受之惶懼香帶粗紗聊申遠意揮存幸甚

荅李白夫書

人再來得審尊候康吉暨榮遷臨安大郡何任欣慰然尚恨當路者未盡知執事耳豈道廣久而後顯邪二子在敝邑甚愧不能館穀若得友者其舟山之騶乎得輿兼習五經志言皆可觀矯揉之亦不易得之士也但鄙教有愧寬柔猶有强者風範如何所示諸君子皆海內名人吾執事者之高友也

書云亦知賤名則僕固已神交之矣何丁迴嘗有書拜祠堂
記樂譜序奉去求教想已筆削矣茲附劔閣集序并二子字
說仍希通示教也濂溪巾之寄誨我者遠矣豈敢當豈敢當
然而君子之心則固未嘗不如此巾也病冗不盡所欲言

復李白夫書

僕北接胡壤而執事南處越外不意僕之虛名誤動執事乃
遣二子數千里外來學涇野此其為師者必大有所增益庶
不枉此意之誠懇此路之勤渠也然僕範之無本而教之無
法於得與之放心未能一收而得友之童志未能盡啓豈不
深負於執事哉來諭云執事四拜謝廟記再拜謝教二子廟

記之拜某不敢辭矣為二子之拜祇增愧耳尊容拜覲即來
瞻其言動已宛然有道者氣象也謹題數言南向再拜未知
能測河海之涯否耶鄉射禮畧亦得大意矣然古射禮雖大
繁難但其文不可增損必欲令學者易省只當別作一體耳
廟記添得甚好遷居之謀亦可古之人有行之者邵堯夫自
燕遷洛是也若自祖考棺櫬移載以行亦可否邪再囑二子
到家可防閑勿再令遠出求師只守庭訓自當大成就大抵
年未老成學未卓立遠出鮮不被小人誘也雖有強者之師
且不免若如前諭寬柔當竟何如邪

與張東谷用昭大叅書

宦邸話別後即得兒子田血疾之訊旦日不暇奉告而馳還矣孤負盛設罪萬罪萬他日或從對山子赴此燕也田疾今少差北行當在蚤春西谿草堂與致殊常古來名人數數有此則吾東谷夫子豈偶然邪甚羨甚羨宋史欲借一閱即煩揚太守差二力扛送高陵北行日即奉還不識可否邪試一謀之貴處諸先生暨希轉致一拜也以正秀才不及作書亮察幸甚

復內濱公書

李生惟喬已令與馬模同窻矣承念及愚父子因愛展如骨肉感刻無任田疾已痊六七分矣某日事簿書果未有頃刻

暇耳昨申請敦勸善良事萬望再容十餘人蓋此輩自開設書院鄉約之日至今已將期年其始百十餘人節次遴選揀退止存六七十人其中十七八人雖未知學問之正而敦樸孝友慈廉謹信謙睦公直皆出天性且其年皆六十上下人他無巧習蓋驗之非一日而稱之非一口設若詐於為善亦是勝於為惡况遇大君子敦古崇正亦千載之奇逢百世之曠典事出尊候人方知化苟偽報苟舉以污明德實所不敢其節婦亦有十餘人皆三十以下守節至七八九十百歲無瑕者也再欲續申先此奉稟近所請水患事乞免本州鹽商脩理禁墻想亦見容一二也

復李方伯立卿書

辱惠新書感感側聞忽興明農之念此又何也以執事之鴻材碩德何事不能處何政不能行乃復效沉疴腐爛之人不亦過乎尚再裁之居業錄雖多瑣襲然亦有自得處其視世之人忘念於此者又萬萬不同也如何

荅樊季明書

領手翰佳賦殊感北行多在蚤春若或取道山西決至鳳岡一求教也盛价所說近日相詒事僕雖不詳所以大抵其責在吾執事蓋君子出則欲化民處則欲化家化鄉鄉不能化并其家亦有說焉乃徒諉諸在彼者之咎則是反以聖賢待

彼而以市井自待也夫骨肉非寇讐言之比鄉親非胡越之疎昔者伐國問仁人者且不答而欲問弟姪鄉親之詎少有知義之心者又肯一苟應乎竊意此事或者年老祖人往者挾富威仗叔勢以橫為執事既不能禁且縱之矣今乃欲過其既熾之焰而責其三施不報之罪亦已晚矣執事不知早自刻責訓其令器如繆彤之為庶幾無傷於恩無貶於義不然則九十在堂之父八十在地之母皆不喜吾季明也蓋季明窮經致用之人故耳如何如何

復陳憲長禹學書

往者渭南蒙枉顧茲復遠辱羊酒之貺且使者云自省城將

來此意良厚感激不盡謹拜領訖矣敝省獲執事掌憲司尋
當見其窮獨受福也側聞已毀惡祠正人心此關風化不小
他政之善可因是企望矣再囑凡有指稱賤姓名弟姪親族
有所干謂者千萬勿聽不具

與王太史漢陂書

春來再欲南問起居而家人時復有疾不能遂懷柰何側聞
諸所拂亂處之裕如雖昔賢或亦難也企慕企慕即春亦欲
北上有教言雖滿紙賜可也往在京曾奉和春興詩八首久
未呈上請教錄見又紙而執事高作檢盡書笥不見甚愧藏
龔之不謹有暇肯令門人一騰與乎聞有見懷之作亦望行

入

復盧巡鹽書

初判解州作

某不材得罪明時隸官貴治伏蒙仁人君子誤憫迂愚曲賜
禮貌自顧卑鄙誰勝寵榮乃復遠頒珍貺厚出手書懸輝烏
府之高馳照條山之下拜嘉階末倏增悚惶感德心空何可
言說周邦庶士昔興下白屋之思浚却彼妹實慚對干旄之
告便欲奔走以往展謝宮墻又恐進謁之間遺辱尊候謹尋
小吏齎布下私倘與其進也薄垂矜原庶使其後也重知激
勵秉筆實為惴懷臨辭未治蕪荒

與王良輔東

即者薄禮乃復重之以裂帛甚愧所問葬法一事大抵主程朱之說則豈能盡協家人之情而祛其疑主郭蔡之說則天地之大山川之厚風水之深彼以一術恐未能窺測也愛之以安親為本而定以人子無求之心然後倣程氏五患之說而俗中有習郭蔡之學者亦微問之而考其左驗不識如何鄙人於此罔然承問聊寄愚見幸與高明再議之

復王太守東

屢辱手教感刻何限某忝竊屬吏未脩職業而吾執事不忘舊與有懷輒示令羈宦之中而得遂倚恃之願感刻何限竊聞之人心不同如面君子論世盡其在我而已在彼者不能必也不知如何明論在京亦曾一目頗愛之今得吾執事校定當更精審矣板行得執事序言甚幸昨見遵道錄後序使人讀之甚快非無益之言也匆匆不盡下懷

復王分守書

大題下委匪人悚仄不勝奉讀老先生之集類多大義所關倫理攸繫其承前裕後之意未嘗一念或忘非曲學晚進驚心枝葉者可比也足傳無疑但鄙序有愧於其端耳領命校正中間尚有一二魯魚不能盡箋臨刻時可使王學正仔細對過入梓其注有不刊等字者惟執事斟酌若甚不忍前言之墜可別作外集如何後面樂府數辭古雅刻之首簡可也

集雖以出身仕隱為次第若類體刻之亦自不泯其迹矣緬
惟執事為親之心篤道之志世無與比而老先生之高節鴻
學厚德醇行亦古人之難也故不敢草草復命具此請教統
希裁正

與楊叔用書

前承差過辱寄聲茲者又辱差吏遠到解州燕之手書厚貺
知感不盡滿聞政成民安且獲諸上官涇河渭許之講信不
忘之矣更望益追前脩幸甚解州地僻事簡堂尊亦頗相諒
好處有暇補葺舊學耳小兒田新從陝西至解然老母尚在
家未到此月若不至當遣田又歸也榆次寇都憲先生不知

田歸矣

復朴菴殿下書

某關西鄙人仰殿下好善忘勢之風久矣比謫居解州拘心
官守未脩參拜以遂夙懷方悵悵也誤蒙以先王遺芳及書
帕珍羞貺至山州登受之頃愧反無任伏惟殿下今之河間
東平某不材何以得此厚愛愧反無任謹布感激之私餘容
專人走謝伏惟睿照不宣

荅趙隱士復蒙書

往過蒼溪深辱教愛多感然吾執事樸茂古雅日夜未嘗不
在夢寢話談間也李大有來得妙作華翰捧讀之頃又如覩

清風高節於目前欣慰欣慰恭審近有期喪不知來春可能
王官谷一遊否邪妙作續當奉和匆匆不盡欲言

復雷石子書

自平陸拜別後南望河山無任悵惘得手書謙虛已甚而推
獎大高將非大君子樂與人為善之心不覺其言之過乎甚
愧甚感夫斯學不明由賢智者驚於玄虛以惑俗卑鄙者又
率徂於習染而莫之振近謁執事面則感其言貌之定退則
觀乎政教之端某久式模但未敢告恐近諛耳乃反得執事
兩書過與和甚愧甚感即聞已點南畿提學夫南士子當漸
篤實光輝之化而變浮蕪之習不假言也山南老先生處想
到家否可遣人一問訊此予厚友也

復遂翁書

久聞出將西北中外倚賴某戴罪解州未敢遽問即蒙手書
教藥真如父師兼以書緝之既登受愧感伏惟道候邦之柱
石義在四朝既出濟國難便圖夷夏永安若小臣輕為去
就者固尊師所不取也瞻望道座無任拳拳

復襄垣殿下書

某素無樂道忘勢之實而執事好賢忘勢之風則固久聞
而傾仰之矣即者翰教諭獎太過感激不盡乃又貺之佳幣
悚反奚勝豈敢受某卑官末吏不能有毫髮誠乃塵執事厚

與如此蓋實中心所弗堪也謹返諸使亮恕幸甚緬惟執事
儒雅為善今之河間東平也當不見誚矣林太守宅有收得
尊卷歆某一詩而太守適不在容異日具也諸惟辱照不宣

復漁石唐虞佐書

某數年來辱吾執事之教且愛者不啻河深而丘重乃蒙差
學官齋手書厚貺遠問解州窮孤之中何勝欣幸感刻感刻
且又托以大旨後語此書皆窮理盡性之言固不可以舉業
類觀而某不材且素未學乃不敢違命以數語續貂甚愧汗
耳惟吾執事斤正後加水庶不為此集玷耳蒙問及小兒甚
感然此兒自老母到解後寒家有亡弟家眷無人看望即令

已戲彩堂下矣人間之樂無以踰此蒙問及書經破義往為
舉業時諸生私錄原有說要一冊但不及改謄謹將原本封
附

荅玉溪子書

某謹啓前月王官谷叨陪遊覽雖蒙執事貶尊延接然道更
奉別未能罄領教益即者路村得侍左右言學則知有人不
知有已言政則知有民不知有官言理則知出諸心不知擇
諸口古所謂真其人者乎方執事樂道空同之詩才也惟知
彼行之嘉及執事樂聞仇賓之德音也又惟知此道之美故
雖以大方面之尊乃慊致愧此老之辭海內愛賢好善出於

至誠尚有如執事者哉昔孔子以舜問察隱揚為大智而必
不齊性能取友輒稱為不器之君子至與堯舜儕其達材如
端木子貢一瑚璉器外無剩許也玩脩省主靜之誨執事將
非為舜孔之徒歟夫論俗常言本說閭閻田桑鷄豚之細而
春寒花遲之詩多求望高遠之空談執事乃皆推諸周禮毛
詩之後將非所見者大於其言之微末者亦汲引之使前邪
知愧知感故尊亨猶欲顯出賤姓名某不敢重請刪隱矣於
戲以執事在此而欲挽復唐虞之舊亦千載一快事若區區
論上官之倨作一氣節士屑屑泥山林之自好成一詩文人
斷非執事所許矣夫政有至要則身不勞而舉法有至神則

機不動而行執事蓋稔於此久矣鄙詩首句委的不類其餘
今改相字為懷字傾倒二字為晤語字未知可否八誣之改
及諸雜役之增甚當謹損益更換具有文冊再呈備采又此
恒言乃勸化人語不比常時文移刊榜頗駭人不知只作一
書另行數語文移附以此書降各州縣令自刊一冊令學中
社學醫學僧道及里老書甲之首各與一冊或將印下葉數
帖於社學等學及巡邏等衙壁上亦可首序後面亦議數字
惟執事再酌定

又荅玉溪子書

前承賜到諸公佳作清染得以飽觀而熟玩豈惟得私淑於

諸公而於吾執事樂取人善之意尤真師也領命俱題四字於卷端則已拋磚於玉之前矣又豈敢贅一辭哉若空同四卷得一盡目尤為愛教之全矣諭俗恒言序中增閭里二字甚當但惟此平陽句二字恐不便愚民讀耳鄰有長換甚好不斷苦心瓠用函風八月斷瓠語如不明請一易之思政軒記寫二幅皆不可意學八分書者頗少安穩耳今俱奉上備采用明遠樓分韻之刻詩字皆今所罕見者恐春寒花遲之刻不能若是好也然石已載至解州磨且平而臨晉縣尹近又為巡鹽先生委署州印亦此刻易成之一會也正禮儀事甚當但逐於車塵馬足之後一句頗有傷隘氣象不知如何

呂將軍宅上詩足見憂時遠意風人體也張太恭人壽序冊端謹書為燕喜壽母既有書不可重有詩也考貢二生回又蒙手教并寄何子粹夫書多感

復王溪子書

蒙手教兼賜府志一部恒言二十本感刻何限然林典卿書方到而典卿逝矣典卿亦求進向上之士其沒也又無妻子在傍此何以歸哉諒執事者必垂念矣空同四卷展玩之足占巡河南時之風紀也但其中東子亦有不當錄者禹廟記文辭甚工某八九年前亦曾為夏縣作此記由今觀之真俚言耳卧病涇野時諸生講經原有私錄然未有發方款質正

是非乃有來命則益不敢匿其醜矣今止有易說翼在先奉
上請痛加教示回賜幸甚其餘散在諸生者俟收回陸續內
上恒言板若再刻甚好前鄙字甚不可意又欲點污空同四
卷恐不堪乎若題跋則又好發寫已意恐又如空同子之遵
道錄之為異也不題跋之如何尊詩文集集成時萬望不吝

復應素菴書

別後屢辱書教足仰至愛感刻不足言也到解與南江子林
典卿相處甚厚暇中又得一講學叙懷足可遣日乃此兄於
二月初旬感寒一病不起至四月十三日作古矣當時亦有
一二良醫藥皆不効真可傷也衣衾棺歛皆生與其門下二
三士及乃姪親視之停當可無慮歆使乃郎林幹來迎江湖
道遠且南江子臨終亦云勿來也今已與收拾盤費當差州
中的當人吏五七輩護送幹若歡迎數程可日查問驛遞行
也向所命墓表續便附上得館陶旅興諸詩讀之足知近况
之高遠兼知令器之學進也甚慰甚慰

復漁石子書

久失奉候方切懸懸即者兩蒙手教且問賤子田疾并貺祀
餅感刻何限太夫人年登七十何慶如之壽文念路遠使難
謹草草撰訖未有所發明幸改教後用之為老伯母作文義
不可受幣謹返璧使者矣幸照存兒田以去年仲冬初三解

海豐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未半月即得血疾屢止屢發公其勢亦頗可但尚未能起行
得手教至滄江濕牀簣然不能為書也弟久欲假差西歸候
省老母求與執事一面而日夜不能離田奈何奈何此月二
十上下又不知如何也南岡唐公文字亦巽訖附使者矣勿
勿不盡所欲言外小書四冊皆近刻也奉上瀆覽

啓初大巡書

前者手翰拜領感刻無任茲特愛謹稟本州印信臨晉知縣
丁某以本縣正官縣事久廢欲回縣則州印次當同知張某
掌管往者盧先生以知州林某在任故瀕行委張同知管掌
司印只今 朝覲在邇州中諸事須本州官整辦故丁知縣

亦欲回家也傳聞執事又委他官署印未知虛的衆皆以為
必無此事且某以遷謫之故二先生寬假窮途處之閑散得
與解之二三子講習經義此固某非常之遇亦二先生不次
之待感刻無任若是則州中優閑一官已矣乃又使張同知
亦出恐不可且兼管二印地方亦便即不然一府二州中亦
有可署分司印者某已語張同知未有先生之命即不敢回
耳某末官下吏不當與聞大政然草茅之軀尚未長逝不得
不為解州謀惟執事裁之

致書解梁書院衆王二上舍

諸耆老善人每朔望或七八日到書院可將

大誥并律令及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近日本府發下諭俗恒言摘其開心明目關係身家風化孝如曾參酒肉伯俞泣杖翁如田真荆樹友如管鮑分金化盜如陳寔王烈等類一一俗語講譬令其歸里轉化鄉村街坊及家人子孫其年五六十歲以上者令坐聽三四十以下者立聽後講之日令報化過人數及不改過之人本職量行勸懲若有不順梗化之人定依大誥律令申稟上司究治

復應元忠書

久別何勝懷仰邇者林典卿作古事已奏訃想達左右茲輒專且行某同同學正及典卿二門生輩鑑侯吟及三四吏共

乃姪林誥二家人檢整行李盤費俱各秤數封識裝裹入箱停當其外又有某手封紅字若其棺斂事則前已與二生親看的確無慮也幸告乃弟三先生及林幹秀才寬心其行遲者以各縣盤費到後耳向受命奉換尊祖翁墓表草草脫藁附上萬惟芥正勿設嫌幸甚外具紗一疋將遠敬秋深亦款西歸各天一方請教無期臨紙悵悵老伯大人想益健裕百福執事之樂何如也匆匆不具諸惟為道保重幸甚

荅王溪子書

恭聞轉大叅不勝喜慶不知的在何省然請教無由矣柰何茲專吏持奉紗幣聊表賀意辱手教委撰寫學記不敢方命

謹如式寫記用楷者書之幸甚且某府之屬吏也義不可領幣然後為文即令吏附上萬望恕罪二生器識學力皆可觀足知門下無虛士矣然聚講已數日不能有所益也林典卿蒙愛彼此均感其封到賻儀等物俱轉附乃姪訖瀕行某仍作一書寄應元忠及乃即公子也遊王官詩已刻成字甚拙有玷高詩且臨晉丁尹又差人專為執事打數十葉然此碑丁尹甚用心不苟蓋其平日亦然也說翼望示教藥甚幸書經說要四書因問及一二論義已為二生錯錄矣今具說序原本奉上統希改教萬萬大抵此等文字不宜示人蓋其中有不合舊說者也改教畢望將原本俱發回幸甚春秋有說甚狂妄也

志本甚糊塗未得謄過其禮記原未有耳空同卷具題之然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二

復內濱子書

近冒風卧牀數日未起昨午方少瘥委定河西鄉賢恐稽遲
明事乃考訂得百有一十六人自風后至尹吉甫當為正位
其餘列左右其下注圈者意未決備尊裁大抵多依山西通
志及平陽志耳大烹以享聖賢此非有道者之事乎祭文亦
草草撰訖別具山菜三品春酒一罌附上引芹

又復內濱子書

承慰問并佳貺登受之頃感刻無任容走謝河東先哲之訂
昨亦病其太多承教除有圈者去之外如卻缺樊深閻元明
裴俠荆可趙綽柳儉裴寂裴敬彝薛大昂裴遵慶盧操狄青
柳開文彥博邵雲王廷筠劉祖謙李復亨陳規李獻甫賈邦
憲李新李幹衛述同昨有圈者共去四十三人則自風后至
叔齊為正位矣幸再斟處之

與崔司成後渠書

昨吏回賜手教感感聞汲生居喪如禮喜不能寐乃知賢者
之積慶果如是哉於吊之中而有喜者此也初公為其先人

墓表意甚專確懇切執事許以九月初領乃今不果聞又專
人拜領萬萬檢冗禪付道遠人勤義不可以尊官忽之也僕
今在河東書院校刊溫公傳家集且半但此本當時吏抄字
多差訛而蒲解十二州皆無畜此書者仰求原本一校便返
十一月中刊完當多增數部也亦仁義之舉幸勿訝勿拒也
有收得姓苑一書乞并賜西渠不知葬否前寄敬臣書附去
前所見教一段以辭義深奧讀數遍不得其旨不敢荅耳西
歸之義請終教之無曰出處事當自知也

復內濱書

連日雷雨果迅烈至柵塌墻堰而勤吾執事省德答躬之心

則豈非此地方所賴哉聞今夜禁墻以西諸堰亦多衝損其
功甚大非三五日程一二州縣人可辦者又不能不動執事
之勞慮也往日石堰之說若沈先生至可悉告以永圖矣志
書遲三二日再謄一冊前藁統返璧二卷暑中蒙皆揮洒感
刻無任匆遽不盡

又復內濱書

辱差人送至楊醫及錄刻佳貺感荷不盡容日走謝恭審楊
醫道體嘉勝殊用慰懷諸渠堰坍塌誠為可慮然今日急務
惟先修缺口為第一其他高築墻堰可徐圖之蓋料此後水
勢必殺若决口塞遲則盡諸河渠之水皆入鹽池鹽將三二
年不能成縱築高諸堰亦必至秋暮矣若是則五月初旬為
不勝鹽之說者亦可怪也不識如何小兒疾楊醫言亦漸好
但田自覺尚弱耳匆遽不盡欲言

荅內濱書

志書編完奉覽正本州於五龍堰决口塞完用多半日工耳
黃牛堰可保無事但青龍堰决口二處各長三四丈蝦蟆堰
决口二處亦長二三丈尚未塞耳青龍堰在臨晉解州之間
蝦蟆堰在臨晉縣故市之東其西虞鄉王官諸水皆東趨者
也青龍决口即日本州差官領夫築塞限明日而完

荅楊達夫書

往辱教愛良多南北奔馳久稽裁謝罪過何可言茲
手教并嘉貺登受殊切感刻抵南暑濕中傷累醫未效歸心
如火但未遂耳惟執事道德文章為時瞻仰乃過為推讓不
敢當所望壹志多士為國作人與諸督學者表式是所願也
貴同寅初內濱者僕久受教見希叱賤名一拜此公極有道
行想在交遊也力疾勒狀不盡

荅王玉溪書

久違道範時形夢想偶得手書如覲顏面南康之屈益見直
道不如此不足為吾玉溪子也士君子立身天地之間上不
負於 聖主下不愧於良友耳他何足道平陽志得之冗迫

中有教言望勿吝且其書於西磐公之事無一及後雖有好
文者亦不知如何也僕積病日與藥物為友尚未西歸奈何
奈何經書石耳重貺謹登拜嘉臨楮不勝瞻戀

荅茅邦伯新之書

往在江南重辱義氣相許可此情實不能忘久聞為牧大邦
此地古先 聖賢之舊墟若一振作鼓舞當見遺風復興矣
周飢困治豪橫省力役平徭賦重禮教應知次第舉行也吾
邦魏守獄無留囚人無私謁想所欲聞也偶漫及之辱惠書
段附謝

荅楊掌教書

王生來辱惠簡書過加褒獎衰朽腐儒何克負荷僕彫虫小技誤入矚目傳笑大方敢云上比歐老乎執事不日澄清西土拱候會晤以償素願耳僕三畏未能五品有負敢知所謂三乘五蘊耶王生回謹此奉復

復石岩處士書

得手翰知貴恙尚未能復心甚慘然續云學問之功終不敢以病而廢當其為志雖古之名儒大賢亦不過此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負斯道耳其他皆不足念也山右自薛公後僅見石岩一人耳珍重珍重

復月梧喻方伯書

伏惟三石恊心種德西土波及衰病之人多矣乃復整新貢院作此髦士端雖起于撫按績實懋于薇垣鄉閭後進亦皆受賜矣碑記之委敢不敬承且簡書過獎禮幣重厚而又顯教職以來謙謹浮常僕也匪才其何以堪謹登受拜嘉撰次記文一首謄真具稿附上改教倘蒙筆削範我鄉人實僕之幸也臨書不勝悚悚

復雙溪張侍御書

辱簡書厚禮出常分之外登拜益深惶懼承諭晦翁文抄之序實後學之責又諸賢及吾友後渠公所筆安可辭耶受禮增愧矣往有謬朱子抄釋一帙蓋主楊氏語畧而成書者也

曾以似後渠公公稍不與時蓋不知有此文抄而公亦未嘗
輕出也即讀數篇則公深潛縮練之學闢邪衛正之意可謂
精深而于斯道信有功矣速梓之可也又僕嘗謂朱子之文
浩瀚無涯抄之近約良是也第其常有言曰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此尤晦公所深見也今使學者師曾氏以入孔氏則朱
子之功斯又大矣即欲為序以此意附之不知可否也序俟
前所命作者完月終呈蒙改教原書二冊先返壁坊牌辱掛
念感荷無任附謝

荅王良輔書

初聞承宜興報甚喜即得來書諸詩藁則又甚愁喜之者以
清溪積學年久得一牘縣少尹可行素志庶公大著使江南
士民知三晉有此高人以為吾道之光焉耳可愁者來書云
汗顏增悲入地無門一癡監生誤傳三塗并用及諸語言舊
習疊出皆如喪心不識字之人不知何故末又云欲援之撫
按翰林僕年已過知命矣豈能從清溪顛倒為人哉恐此行
為南人大笑詩軸亦勿書可也然亦久不寫詩軸矣

荅大巡張雙溪書

僕衰朽棄才矣辱大君子過為獎與舊坊在會城者也蒙改
建於高朗通衢名筆懸額矣乃復于本縣重惠價直俾自脩
一坊固雖大君子作人勵士之心無已也第愧匪人何克負

荷因念本縣人壽昔欲立一經筵坊而未舉茲承尊意不敢
浪費價銀便豎此坊于寒間之右乃又不知進退再求名筆
揮洒前字于額騰輝敞縣且使呂氏子孫瞻戴于無窮也

再答雙溪書

昨白金憲過此辱多寄聲感感且云旌節不久北上凡我西
土士風之頗越民寃之滯抑失所仰正矣各精舍木扁字匠
不嘉多失其真因念僕於執事行事取法不暇敢辱後學之
遜乎斗膽易為穎川二字僭妄其餘大書數張珍藏巾笥以
貽後人耳先正宦蹟三紙聞洪洋公亦將舉行若被役使之
末願隨谿田公共盡心也縣中抄書已完元經亦查出附抄

矣坊牌于前月十九日已豎柱上梁感切無任烏臺風教鄙
序想已塵覽實不足以副諸士子感德之志也

復雙溪書

適聞還旌即發抱疾不能瞻拜謹遣生呂只高阡代送不勝繼
縑之至又昨陳憲長寄到陝西奏議一部內有誤荐匪人之
本生見之不勝驚懼夫方荐匪人匪人又作前序此何以傳
遠萬刊除荐本使匪人夢寐獲安幸甚若不然除其鄙序亦
可斗膽冒言采納幸甚諸惟主持斯文必膺殊寵

答提學章介菴書

往在南都多辱教愛頃者西土幸遇正人鴻儒督學于茲周

漢遺士行見淳風再還矣嘉慶無限

荅浦大巡書

傾仰高風久矣敬省幸獲按治行見明公之政伸冤抑而汰
奸猾澤被西土波及林野僕之受賜多矣乃復遠惠簡書深
為屈遜過加獎進兼之羊幣腆儀輝賁蓬屋莊誦登受實切
感刻霜府嚴肅未敢具賀遣人謹布謝懇恭附來使

荅大司馬楊南澗書

西土幸獲明公總督保障西夏豈惟全陝士民攸賴
九重亦無西顧之憂矣欣仰何限往年旌節過高陵僕適在
書房別業有失恭候續聞追送則已不及矣方切悔責乃復

辱華翰遠及莊誦愧感只此汪度包荒雖折衝萬里之外可
也若乃時撫恤明賞罰以作士氣在明公所優為不俟言矣

荅王大巡湛塘書

兩寄書俱到矣說翼誤辱入梓披覩驚懼謫倅肝江後亦今
古之常事然而崇賢聖懲練經濟之才未必非一助也文集
微煙敬已拜嘉

復洪洋都憲書

辱遣楊教諭持華簡云移建藏書樓啓聖祠敬一亭命撰一
記顧此大題也匪人何以勝任且往命志書事生于前月二
十七日始至谿田公處請定約于三月六日在竹林祠舉筆

茲奉申命益深悚慄兼之厚禮稠疊愧荷奚勝又敝縣敬一亭建非其地望亦垂念去冬免敝縣霸橋夫役事蓋真見其邑小路衝民困也謹此附謝

荅谿田書

茲遣崔劉兩生謁候門下夙疑數處且前命草諸考力今不能於經籍止考得易書詩并聖蹟文字其帝王考止有西漢隋唐數帝而已外兵防馬政刑法山川尚未完藁也若春秋儀禮周禮武經并禮樂釋老鹽鐵類望吾兄命諸生考定也又昨竹林祠欲枉顧寒舍生近日衰病昏暈酬酢拜揖力皆不能每一對客倦臥數日而醒望吾兄憐其不才暫凡停

駕不勝幸甚此等處心照為尚不拘舊跡可也生目今亦他出矣即不然月盡間吾兄獨至一叙如何

又荅谿田書

來諭到擬在十七八共到竹林如何臨期當再報也此務恐不可緩受人之托當急人之事昔寇涂水作敬事而信文字其內曰應一事則心在一事王伯安以為極得乎聖人之意弟至今識之不忘先生想亦知也

荅陶叔度兄弟書

春秋兩試雖未獲舉然觀來書造詣更高遠矣孝子事親之道此其為大者乎若栢齋先生所謂行法俟命者將無在耶

與漢陂先生書

初擬季春拜謁請領教益未幾次孫出痘入四月而歿五月
中老母病泄瀉至今尚未已數約谿田馬公當華誕日稱觴
拜賀今又未能及矣補賀不知在何日然亦不敢過孟秋也
數年之別百里之遠一請教如此之難奈何奈何高生去便
謹此奉布積悃

荅王端溪書

昨諸藁實欲請教顧溢美過甚何以克當竊惟古之友朋室
路雖遠道義實深蓋以鄉閭之近不得其人則使求之河山
江海之遙雖至數千百里而不辭凡以為斯文之重耳當其

切嗟之間箴規之處情同骨肉而志斷金石如兩程之與橫
渠晦菴之與南軒蓋皆殊方異地之人也觀其遺集曾見有
一言過美者乎執事自任道以來頗錯愛乎愚弟愚弟亦甚
重于執事故敢以此奉復冀日後常聞過也高詩甚嘉誦之
令人有出塵之想但亦到鳳凰樓語則傷偏耳宜久聞 詔
起未見抵任而來諭云棄官之餘疏懶多疾也將夫子仕止
久速惟係乎時者乃不然耶將吾兄欲學陳搏而又過之不
學夫子耶陝西總志尚未完脩方欲借大儒名筆以增輝于
黃河華山也知重知重力疾布悃

復方伯喻月梧書

清風勁節海內縉紳具瞻行且柱石廟廊康濟天下柙私淑多矣邇者乃辱翰簡過獎莊誦之頃實為汗顏厚禮大過登受益深愧感承差至縣權留數日祇若嚴命耳實不敢留也蓋僕致仕以來止便閑散若又有承差日在左右將僕寢食亦不寧乎謹方命遣回附謝勿使徃復幸甚

荅魏少穎書

遠辱遣人將至名曆父子徧及并厚禮酒果牲體皆自省城而來敬愛真切雖在喪病中不敢不受但雙幣返壁以卹繁事冗應接稠多執事安能一一皆及之也速達之言豈所望于執事不變所守真鷲峯之舊講也不然雖即日張桂正士

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故君子之政與其得上人之心不若得小民之口與其慎之于初不若謹之于後恃在知厚因以喋喋

荅王國珍書

滁陽人到得簡書萬絹之貺足感雅厚猶昔不以久近遠邇易其心也深荷相信之篤矣執事茂學實德偶有一蹶然公道自明旋即超起實他日大用之基也詩云壘壘文王令問不已又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當非吾輩之所常師者乎去秋遭先母之喪今歲又罹風痺之疾不盡所欲言惟情照幸甚

與藍田趙尹書

昨雲谷郭道人去便曾有簡想入覽矣去後數日少穎魏憲副過高陵別我云鄙人文集曾分送七八本于藍田想今已完刻矣恐有差字望先刷印三二部舍親家文壽官者尋訪族人去便可托寄我也

與王二守書

執事榮陞敝府敝府之民受福多矣僕在喪病中未能稱賀幸亮之也近少穎魏憲副過高陵云鄙人文集俱托執事分刻各州縣府中有禮房白云者專管記查而執事代少穎統命又云今已刻過七八分矣今專舍姪生員呂瞻謁謝其已

刻過板望先刷印一二部恐有差訛字校正也

答張二守幼養書

前過高陵已辱枉吊并奠先妣不勝哀感茲復辱書怕茶箋之貺過厚過厚又辱詢及鄙人文集然于正二月間已為少穎魏太守取去言與趙曲嶺同刻也近少穎陞官後過高陵來別見印得一二張果然則鄙人文集皆少穎散刻各州縣而未完在家者止有詩集四五冊謹附來使吳守已如刻止可書吾幼養官銜姓名也詩集再無副本幸好收之舍親家張近渠在彼多承厚愛謹此附謝并拜曲領也

答齊叔魯書

聞行取報雖在喪病之中牀褥之上喜不能寐不止為叔魯
久屈一伸也良以主張斯文扶持善類以答

聖主求賢之意用酬明時濟世之策者當不在此行乎僕於
足下有一日之識而老病無百年之想不能不惓惓于吾叔
魯也恒齋之家到想問及外封奠幣望稍帶以付乃郎幸甚
別具書帕小扇將別意

又帖

鄙集本不欲刻一恐傳突他人一恐遺失原本春初感疾頗
重而前太守少穎適遣使來取意頗專急且云雖或他轉便
托齊尹齊若先有行取有我在也今少穎及叔魯皆去鄙集

恐不能盡全乎雖有二守土公之托恐府事煩劇無暇及此
又聞票散冬處何從而完意見必借叔魯之重於二守公處
一言分遣使人催見明白已刻若干未刻若干庶使集不失
落也不知以為如何

與漢陂先生書

休寧人胡生大器孺道在江南日仰慕吾兄之道德文章久
矣此來欲為其父求一傳文望念路遠心誠勿拒也胡生留
任月餘以候便不敢急遽耳器所持贄見書籍多器所自帶
來者內有一二鄙作見希示教也有詩章教言賜一二首允
器中心所欲而不敢言者耳喪病中不及備悉

復幼養書

傳文力疾撰訖此傳遠之文也望改正後用之茶幣之貺過矣文集已為少穎曲嶺所刻可勿再加災于木也前吳守已帶去詩集數本中有可忌諱者望刪去勿刻如獄中詩亦有數首千萬千萬昨者張近渠厚擾無贖附謝

荅應元忠書

書來極慰茲想壹志士風高趨鄒魯之舊區區課藝不足為允告也伯載行具啓薄儀當已至矣兒子田屢承念不忘刻感何限令器工夫當益遠大但定志不隨時變改為好耳積病未瘳尋且求歸不知復遂否有便尚希教我

與章汝明書

往者南都會晤執事正學直道時與知己嘆羨推重但恨未久乃又被屈遠去未獲深請教益甚為悵惘茲者華簡書帕之貺足慰遠懷學庸口義倉卒未能盡讀然少觀數條真不肯於孔門之學矣足可傳也往者與章宣之輩鷲峯講論渠有私錄數條亦頗暗合於口義尋當錄寄請教也聞馮侍御子仁已過家想在所加禮而數聚講此學者也勿遽不盡

復唐應德書

去冬鷲峯別後每憶孝容及正論令人時形懷思不已此道久不講故流俗偷而善政寡貴鄉古菴先生極力斯道襄事

後想日夕相處而振扶之也

復毛古菴書

執事直躬追古以成鄉之後進季札言游之風當復見於今日矣唐應德稟賦英敏而志行端潔不易之士也想日夕相講以倡聖學式瞻下風者何慰如之

荅戚掌科書

足下引疾高蹈聞之心甚不樂

聖明在上而賢者隱微不能不於悒也便欲往問一別連日以丁祭不暇即至六日又以祈穀諸祭致齊公署六日如尚未發軔當追送崇文門外也所論道義之門只在此性存存

而已德合天地明合日月亦不外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又何增減之有君子斯行必不以知禮為幻妄也匆匆布謝不盡

荅牛永亭書

別久想望高風殊切鄙懷遠辱古書嘉貺足荷記存同年兄舛之情不啻骨肉也典籍登受極感但近日於諸公卿見惠幣禮一切拜辭則於吾兄者不敢獨領耳吾兄素知我者必有以諒我矣來論推獎太過豈敢當然仰思吾兄責望之心躬不知何如其用力耳奉誦高詠其憂國吊友之誠溢然言表忠臣志士之懷出尋常人見者自不同如此乃進士公

又有家風吾兄之喜而後可知也

荅尹志夫書

得書甚知清苦然比簞瓢陋巷則又過之矣此正當堅志熟仁之時外紙所議良是宜甚藏之餘非所急急也志夫迎養定心以身率士亨通自有時耳

荅劉紫巖書

去年仙舟發後某日夜追拳不及甚為悵惘履任諸冗旁午久稽裁問方切瞻企顧教翰波及益深愧感馳傳鹵征公論咸屈一召起霖雨天下當在不日太行之麓安能濡滯雖有一二不知者之語豈足以嬰高懷哉

再荅可泉書

維大叅來辱簡書之既甚感乃又益以紗幣何也恭審當民瘼之時側身勤政聞言而懼雖賢者亦不可無直友信然乎近問中州百姓漸多生意然孰非公之仁哉須慰人便先此布意

復寇中丞涂水書

得報見暘姪高登甲科喜甚乃知大君子積慶之厚者非他人可及喜甚喜甚即救荒事宜觀之執事之種德西土者甚深寇氏子孫當萬世榮兒田過蒙銀米之贖乃不能一副雅望夏首之舉又在躊躇之間但衰病之人以得一日之安為

幸耳出處之論皆非所急然而果不易遂也老母及賤眷南來事且停止待秋收後道路少安再處耳饑荒在內而虜賊在套此誠西土之危執事之日夜焦勞以訪委廉智忠勇之將者想不暇寢食矣

荅無為守朱子仁書

閣下鴻材厚德屈此州郡然志在慈民今固芝山一郡之福也諒不爽素懷矣問及理郡事大抵為民父母惟如保赤子一言用之不盡但他人率視為尋常友用力於外耳知吾友必不然也

荅鳳陽曹太守書

展書教并詩帕之貺登受感荷不盡來諭有悉作郡之難以執事處之皆不當嬰高懷矣中官武弁何足言挫其餘執事但當以主禮自處以容禮待人自無此計較耳子京亦鄉邦之彥望深為愛護借之大道若如此相加亦恐失執事之美不材衰病無進慕執事之材德問形寔寐甚不願聞此也語及不敢不盡

荅彭全夫書

別來殊切懷思既典名郡應知德政及於輦獨矣幸慰幸慰士君子但能行其所學有益於時便於道無愧不必計位之崇卑貧之大小也此吾全夫之所優為者因以重及之鎮城

記草草脫蒙望改正後加石耳

荅馬谿田書

遠人書到足見吾兄警教不忘之意甚感東郭之學信如來
諭然其言論雖如此而行實不詭於古人但言論流弊未免
使後生廢學或他處覓耳近其門下人及王氏門人及吾湛
先生之門人或來相訪某只說學只是甘貧改過四字雖三
五翻應對百十遍發揮不過如此中有一二切實之士亦未
嘗不以予言為救時之弊也不知是否承問及近日相處者
然亦有一二忠信不變迥邁流俗其人器當在周漢之間徐
當以名告也貴門生止王棟三四謁予其餘皆未能盡會耳

匆遽力疾不盡

荅止汝中書

遠辱寄簡并貺書布甚感存記不忘所云貧知府此真大夫
夫得志澤加於民之事也足不負相知矣世風偷敝原在此
足下學能見此政能先此雖古之循良又何讓焉彼徒以口
講為道者直不足齒矣更望堅定不渝雖他日位晉卿相亦
率由之寧非斯道之慶乎匆遽力疾不盡款言

荅陳忠甫書

承諭為甲乙嗣事既非大宗又非有爵土邦國者比乙又無
餘子安得在等其子以後之邪且宗法不行久矣遽舉之人情

委未安耳大甲既不可聽其絕不繼乙豈可聽其絕不繼乎
若有旁支昭穆當則可也舊聞伊川之子寧後太中未精考
試再諮諸人

荅不士南書

遠辱簡書厚幣具悉篤志斯道之意大抵此道以仁為大且
學以禮仁為先足下於朝夕臨政接民處最可驗也果能於
一道行之云川內無悔他日佐天下亦在是也

荅不子仁書

來書云欲求未發之中此固第一學問然只且於已發處着
力久當大熟耳大抵天下事若不諳練遽欲中節將恐陷於
助長世有設為過高之語者不可不細論也如何如何

再荅子仁書

揚州書到是想為民之政波及他郡此學者所行之實又何
淪落之有史約獲辱文序古樸典雅并諸簡冊增重多矣但
春秋以後史幾何也之下至無史矣一段不敢當耳大抵史
約初意謂群史及温公資治通鑑殆數百本而鄉好學之士
甚至欲讀其書而無財以購且或購之亦不能誦一遍過也
故資治鑑惟王勝之閱一周他士誦至數冊即思睡矣是以
畏其繁也又謂史畧及少微通鑑或削去大事存其小節甚
至數年不錄窮鄉好學之士雖或讀之然制度無考綱領不

貫止便一時應舉是以畏其簡也前在告日因將諸史抄其
大者畧其言辭以成一書便於士子觀覽非故有追聖人之
舊之意也惟執事削去此段仍以鄙意隱括入於其中可矣
如何如何前發來史約二冊并後二冊統奉存覽不必擲還
也

荅陳子發書

遠辱寄書過為謙抑誤加推讓既感千里神交之契復增五
十無聞之愧奈何奈何所寄諸作高古竒特直趨秦漢時人
語真傑作也但以鄙意言之用意刻深則或滯情於字句之
間其於斯道之正不免有少累者如何大抵朋友高明者從

事玄虛謂文字行業皆粗迹者此其人已流於大過若止於
辭章上求如孔孟則又不無不及之弊也今兄子明豪傑之
士一病痰火遂至不起寥落南都失此良友苦痛然其後事
皆進賢章言之與垂滄泣而為之者其次華亭曹完性夫三
原王朝伯諸諸人亦皆在心焉夫生死固有命焉而端人正
士易箠而後諸君子與按款則亦不可謂不遇也因便及

荅朱鶴坡子書

羨城遙到教音喜吾兄見采鄙言古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果然夫士之立天地通鬼神雖後來豈必須此官爵哉吾兄
見及於此雖愚翁亦奮然思向往矣承論台峯兄諸郎克肖

事足慰遠懷

謝解州諸君子書

遠辱寄至去思碑竊念樹不材無德在貴郡無益乃勞諸君子過為獎譽勒之金石讀之愧汗浹背但稱許太過實不敢當請且勿立覆而存之如何俟一二十年我學不改而解人思予或不變然後豎之未晚也生非敢有所文飾萬惟裁察

荅松石中丞書

往別時辱教愛無限今尚佩服懷思無已茲者西土之人飢饉之餘乃獲執事蒞撫視如赤子召和積穀以為久遠之計何幸如之生之庇賴多矣乃復過縣問及老母寓書念及遠客銘感何限竊念西人皆素信德化者惟望蓋戢貪廣仁使窮岩穴處之子皆沾飽煖而孤聚荒落之處亦無雞犬之驚茲豈不復周漢之俗於執事之時哉

荅黃太常書

承教甚感鄙意似與吾兄之意亦有合焉蓋學本簡易明白君如二先生者說雖於學者惰於行之弊有功然終恐於大學經文次第未合也知行之說自傳說告高宗臯陶告帝舜已兩言之矣如何

又荅黃筠溪書

寺碑有考據且爾雅但言常字取常任之義未審耳夫周之

常伯亦固曰常也何獨取常任邪其顏師古所訓奉持旌旗之事及漢官儀所取社稷常存之義亦皆有謂恐亦不可謂其陋與鑿也若謂太祖首重太常之任後與宗伯分陰陽禮此說誠然且嘗聞之先正云言貴寺與五府并牙列在通政司之前蓋與六部對也洪武間有丘玄清者甚能其職太祖真以丘太卿呼之而不名可知矣其曰夙夜者言純乎敬此說尤美第不知何所於敬耳若便得盡發揚之尤妙也

荅谿田書

比來病况猶昔而老母在家不獲身侍歸心如火但尚未能耳逢秋冬間想獲會晤也邇聞學者從遊甚衆得以復起程

張之緒斯道再明何樂如之東郭執守師說牢不可破近與屢辯之殆少然諾恐亦未肯盡從也

荅程君脩書

二程子抄釋刻本甚善豈惟見君脩信道不變之志而君脩父兄之賢又可知已諸友既得之乃皆勸之早讀而夜思兄諸行事以不忘吾君脩之功也但若再得十餘部諸相知者皆波及矣近四月間東郭子有考績之行過鷲峯末所講論將達旦始寢然其意亦漸覺相合不意入吾君脩之夢此豈尋常所能至哉則君脩近日學之所得亦可知矣喜慰何限

荅東溪汪先生書

先生不以神實無所聞辱遣令器季瞻遊於鷲峯東所然季
瞻之行業庭訓已成矣實無所增益季瞻且還又勞腆賜厚
幣遠貺於柎莊誦登受殊惶懼竊惟季瞻賢孝之學棟梁之
器柎獲與處方私自幸乃敢勞先生委懿於柎邪柎病况猶
昔南望杖屨操侍無由風晨月夕深用瞻戀

荅范伯寧書

側聞伯寧又有期年之戚然老先生與伯寧抵家而王母仙
去順孫孝子相對而別則亦不可謂天人之遠也考滿事以
會典改用者止理見任月日乃已此間寺中諸友皆多向進
第恨久睽伯寧指愆救過者為頗少耳安得不令人憶入夢

寐邪

荅松石都憲書

手書再至甚感拳拳地方旱災西人仰執事真如父母乃又
有此舉何邪况 朝廷倚賴執事以免西顧之憂執事若堅
執求去此其為義實柎之所未喻也側聞白渠及三輔諸渠
皆已開濬為功甚博升勺之水皆吾執事之仁也若使行水
去處均獲沾濡且能遠及亦陝西四五十年一快事也

荅薛西原君采書

日昨主靜請教甚祛塵慮別來百冗交集雖就事體驗然終
被紛拏之害荅諸公書僕細讀之恐浚川公之言亦有是處

但此書尚未謄錄俟外日再寄耳約言甚精有裨政教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於禪老賢哲立言寧近無遠寧粗無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庶不遺害如何

荅魏子材書

領手書甚感教愛不淺僕自少狂妄謬希古昔偶從詞苑遂沉流俗凡諸應荅詞章實不得已然皆非心之所欲也鑿性蕩情時復作悔至於易解諸詁又二十年前得告家居二三同遊之士因問經義信口胡說彼皆私記積久見之甚不如意不免批抹數處彼因成籍自今觀之殊可發笑不意往年有解州一士携過江東至徹大君子之目領教後愧愧無地

欲收毀之已無及矣溯厥初心畔援歆羨豈曰無之行也敢不努力痛改以孤知我令器質直可愛足見庭訓之美兼接呂高二生亦復絕俗大君子之宮墻不同乎他賢有如是哉陸伯載近亦來家想日相晤語也

荅曹都憲先生書

拙不材忝與令器文淵同年而又先生長者種德西土感人到今過江來便欲操杖屨候起君不意偶中暑濕經年未瘥蹉跎延遲未布心腹乃厯先生長者不棄樗櫟記存晚輩誤遣令孫貺之書教兼以珍幣登受莊誦愧感交集惟棘乃渥淫之種問言動語足占繩武之賢欣慰何限第不材無能增

益耳力疾草率謹貢積悃馳省台候兼謝不敏罪惟台照
不宣

荅洪侍御浚之書

再得簡書并籍刻甚感雅誼禮幣前已辭於本州矣不宜再
受蓋一事也而有辭受之異是使僕忽卑賤而畏尊貴貶辱
於吾執事矣故來諭不敢聞命謹返諸使者

荅陸伯載書

屢辱教音如獲面侍執事為道高蹈更復何言但衰病之人
猶尚尸素則何以誨之邪自執事去後積懷無所於布安得
移玉燕子磯頭共話疇昔也莊渠先生想日夕晤語斯道之

任當不在斯乎

荅胡可泉書

辱手教并試錄書帕之貺登受甚感南都因有一二秀才相
訪者不過問疾序客况耳非有所謂講道之說但近來從事
於不怨尤之學頗覺尚能耳不敢不告也解州有一監生王
光祖者實僕之同志久不得其信息不知今造詣如何按臨
其地可一問之取一書寄我以慰遠望弟甚思鄉念親之心
與執事同但未有便耳

荅曹性夫書

即日得手書具悉雅誼所謂事多掣肘欲寡過未能者此正

溼野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心存後有得之言將造次蕪沛不違者非是也邪後世學者於道非篤心於高玄必馳志於文藝如吾性夫之學遇事着力者能幾人乎欣慰欣慰復明敦確其兄復友明快皆不易得之美質也此歸若吾性夫又身率以往則夫明斯道於東南者非吾性夫其誰乎

復招勤學書

厚禮不受則情不能已受之則心實不安僕與吾勤卿蓋海內道義之交不在於物也如有所遺節之於禮是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恃在契厚故及之

荅樊少南書

遠辱手簡拜書墨之貺多感契厚雅誼其罷補支預支之弊苟當於理有益於公不計取怨於人也所云公事之餘惟閉戶坐養此心為學莫大焉若常從事於斯雖顏子克已復禮之學亦不外是乃又云更無所事於學者則過矣勿遽申不盡

荅凌德容翰書

頃者須臾之會不盡彼此之情別來殊為懷慕近得柳上亭帶來書益荷交厚契誼來喻所謂天下曉之者過是大抵君子之志於道寧求己之未至而不充人之未然寧責行之不敦而不辨人言之非持是而不已雖上達知天之妙亦可馴

至矣如何士亨行促不盡區區惟足下亮之

荅程惟信書

令兄將至手簡香帕多感雅誼兼在京時愛及小兒益深契厚但書中過美我何以堪愧愧春事偶屈一節惟望同令兄再起二程子之學於今日以振作微之俊髦當不止以文學先也如何明禮一書曾向令兄言之有暇應可作一業須看如何

荅張汝敷和教書

疊辱手書足感雅厚契誼所問為學之道大抵不過大學格致誠正而已其格物之功又其首事若能即身之所至事之

所接念慮之所起輒用心窮究不使差謬久則理明知至誠身不難矣如何

荅魏子材書

前年明德到尊諭靜觀春意及過惟憂民之事皆非尋常之見喜幸得聞至教適日亦知循省向往但寡弱未有所進耳柰何有便望不惜誨言也匆遽不盡

與弘齋書

前書想已入覽久不聞教言心甚懸懸想數會莊渠公靜中講論定非塵土所能與聞萬望念舊有一日之好無惜誨語也

與王克孝書

史約五代彙益精於昔所語文彙語錄孺道屢言及皆峻拒矣年荒極知西北之苦無如之何諸賢位次神主格式面講可定女訓之編乃風化之本甚善世語編至東晉足慰遠懷王玉溪公之歿甚可傷惜天之不吊善人如此聞移居書舍足驗學業如王難之路近亦可召聚使彼亦知大道之美如何二程抄釋差字便告刊者但釋字之下曰字乃某自去耳外語錄近頗增多而克孝前携去者并外篇今皆抹去十分之二四矣故雖在克孝處本亦不可傳人也今稍語錄序并周程書箋紙見意

荅朱仁夫書

昨者墨壘辱屈降甚愧疎慢別來又辱簡書具悉篤厚雅誼感荷不盡且往年頃刻難_一追而足下輒以長者禮見加深愧狂妄無所增益足下乃比於春風之座骨肉之親過矣大抵學之蔽雖其行之不篤亦以信之不深雖其信之不深亦以知之不明知足下純慤開朗嗜道如欲者友朋中真鮮其比誠使向往不已斯道有不在若人乎幸即職業中見此無以為羈而忽之如何使還勿遽不盡

荅黃允靜書

久別何勝懷思往者_一歸其孝心真可通鬼神其於道已幾

入矣每遇知己未嘗不羨慕也去年又得手書益感雅厚之意子積行勿遽中草草列布不盡惟為道珍脩益造其極幸甚幸甚

謝邃菴閣老書

某至京雖未久然受教愛者則甚深蓋不啻延飲錫幣之厚而凡語默動靜之間開示之者無所不在也出京路抵良鄉乍違天顏神魂飛越兼思相國夙夜在公憂治好善益切下懷耳昨蒙差官賜票造次附謝殊不盡

再荅子發書

前書計已入覽茲原舍歸謹附問老先生起居想就康泰也而子發孝心之慰可知矣承養之暇望擇直諒之友日相講切以脩顏曾之學若漢文唐詩但令可為我驅使而已無得被其陷溺侵于正功方是造詣也近章宣之王貞立嘗至見所持守有確乎不可拔之意令人喜幸無限想子發所欲知也邇來用何工夫會何朋友立何行業作何文字有所得望無吝金玉耳勿遽不盡欲言情照幸甚

荅胡貞甫書

久別實為懷思遠辱手書具悉篤厚雅誼兼以良劑之既愛切骨肉已分其半寄老母矣令人感刻言不能盡朱子全集實為至寶編惟莅政越年壹志窮獨閩人受福已多願益茂

仁義之政為古循良不宦也大抵職專則惠易下流道定則
功自上達方干事上者固非所宜而好從人私者又不可以
艾下也此間悠悠歲月殊無長益辱問及諸友然崇道已丁
外艱回矣其人大有所進古所謂確乎不拔者殆庶幾焉叔
用留心二程之學已見于言動能發揮大和敦厚周慎莅事
不苟益閑政務其餘貞甫所未同處者數人亦皆勵志向往
實慰予心大抵多慕貞甫之為端也匆遽不盡

荅韓汝器書

即者又辱簡書締葛之貺雅意稠疊感慰何限恭審政務益
闕因時隨事多所陰救甚慰遠懷史約一向冗奪未及改定
况能刻乎匆遽不盡欲言情照草草

荅范伯寧書

別久實為懷思此間友朋雖有三五人相處然求如吾伯寧
直諒可以聞過者不可得也乃遠辱手書真切嘉貺稠疊感
刻何限遐想日在庭訓之下棠棣之間行業茂盛不已西歸
尚無計考績又為新例所止矣匆遽不盡

荅程惟時書

使者來知令弟已襄事甚慰遠懷然聞哀慟之狀苦辛之態
所謂雖鬼神聞之當亦下泣者也傷慘之餘乃復念及鄙薄
辱貺書禮拜序語錄情義懇切而辭旨高遠愧非予之所敢

當耳此道不明講說過多者害之也而惟時乃能於力行中見之則斯學當不再顯乎考滿又為新例所止枉辱多貶耳此間章宣之王貞立復來相聚舊學果增卓立甚慰鄙懷聞部引尚未取想會晤亦不遠也

荅楊允之書

久別甚為懷思辱專使齎書為足荷記憶之雅且喜雖相別而能相信慨然以聖賢自砥礪則行業之日茂可由知己甚慰大抵此道在人如衣裳飲食然不可使其暫服而或失體暫食而或枵腹也古人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良有以也考滿事又為新例所阻遠勞使者跋涉千里長江感嘆何限使還草草布意殊不盡懷

荅汪伯重書

遠辱千里遣价齎書墨紬布之貺具悉雅厚至意且覽書益知造詣高遠非復往日鷲峯中人矣甚慰甚慰但云終未有洒落處將其念尚他有所牽滯者乎有則自觀其根而斷之便到不改其樂境界也更上一步恐亦在此如何

荅陳子器書

前書計入覽令兄子明墓銘望改正後入石此事吾子器與舉之可以觀近日之所造矣事完望與子發切嗟為曾氏之學子發高材敏博毋令止為一詩文人耳乃尤見子器之能

友也此間章宣之王貞立易伯源張淳夫諸友果皆勵志堅定則子器兄弟不可但已也見學敬允弼諸友亦望以是告之勿遽不盡欲言情照幸甚

復柳士亨書

別來懷念同志如吾士亨者未嘗忘於寢食也近至南都得汪時容送到兩書并嘉貺深感相信之厚兼知邇來造詣堅定於斯文真有望也更冀充廣以求所謂博厚載物者常見鳶魚飛躍於目前矣勿遽不盡欲言

答張仲完書

往歲遠辱江邊之送兼以雅作甚感即得來書足荷相信之厚至曰無可息肩之期者則有見之言也能乎此雖周公之終日乾乾又何不可學哉會試想不遠當一會晤以叙闊懷矣

答鄒廷俞書

遠辱記存多寄督錄為感如何緬惟旌賢剔蠹流澤西蜀乃復注意賓興廣獲俊造以副 上意賢人君子所至之地不同於尋常如此枉詢迂腐豈有異說只此虛心好問雖守之終身他日以相天下可也况於一方乎

答陳虞山書

僕自筮仕時即知海內之士有好古樂善如吾虞山公者每

切懷仰時形亭寐弟未獲躬侍道範而聆德教為恨耳邇又
辱簡書銅章之愛登受殊增愧感小詩一張聊補前空然實
請教也

荅張範中集書

辱華翰佳貺具悉雅厚契誼友朋有此當非斯文之慶邪所
問益身心切實學及急務除病四事甚善但除病即急務急
務即實學實學即益身心也第其所謂病者他人不能知必
自己將度受患深處先克治之其餘皆坦途矣如何

荅余晦之書

得手書及諸作足知河東之政兼以所聞于道路者喜慰何
限蓋賢人君子所至之處地方便改觀爭光果然哉此土本
堯舜禹湯之墟而臯夔稷契伊尹傳說之鄉邦也足下振舉
如此豈惟今之士有益雖於古人為之重榮鄙薄如予者亦
獲托名于久遠矣厚禮太過何以克堪諸作皆切實清新純粹
金石之文自當如是莫之能疵但以暇開卷為命薄則豈予
所望於晦之者哉舊處不見有此詩賦覺之甚為驚訝耳解
梁書院望亦留心振作既委虞守主管可謂得人矣其西有
王官書院焦尹亦嘗奮志更修如又其西有河中書院乃呂
九川所建者也若皆各選耆德碩士以為院主如古山長之
徒俾之化導鄉人誘勸後學不止專習文字即虞夏休風可

復再覩矣焦尹亦嘗從予游蓋志士也不知可與虞守同委
分効其力否

荅呂九川書

久違懷仰時形寢食簡書兩至皆已拜悉大抵此出必須以
得軍民之心為主而禁紕征舉拔賢才乃禦虜之急務也他
可姑緩之矣同年諸公及同鄉劉公在彼渠皆有所依歸君
早晚不可不存問也

荅夏方伯年兄書

執事往年於順德途中須臾會時至今馳仰緬惟吾兄旬宣
大省足知榮獨之受賜也即者遠辱手教并典籍新書幣貺

登受益感記存使還謹此布謝

報崔後渠書

前日於宅上夜談極領教益其論四勿之仁好問之智甚為
真切蓋天德王道全在於此鄙見亦嘗至此但不如是之精
切明澈也所示鄙人之過尤所敬服便當改此失且欲推類
以及其餘也矢不負斯名言矣昨為西渠柳泉各大書數字
欲刻直墓石已告之王太守矣西渠瑩之東北隅已有一石
而未磨其催促完成在執事也字在李西牟所其碑陰欲書
題辭數言并附上請教若柳泉者則在執事及乃郎回京自
有處也西渠乃郎屢招不至薄意已附於苗世臣秀才矣風

雨阻于淇草草留此

再荅戚掌科書

得揚生書足知近日造詣堅定喜慰何限所舉孟子數語甚是但不知自得景象果何如耳所謂先功夫而後文藝者又恐涉支離矣前者佳作欲辨註數處適有北行進賀之事於書籍數日已束裝當再寄也

荅宗伯涓厓霍公書

在京多辱教愛僕性愚直凡言語文字之間信口胡說而吾執事各不罪責其汪度如滄海乃僕充言欲有容則其無知甚矣且瀕濟江而無船吾部司官已先回矣執事乃獨徘徊躊躇區處竚立舟發而後返則其上以事君之忠下以處僚友之厚近時未多見也行與袁公嘆服感刻不已

荅鄭維東書

維東之高行大材豈待觀省行錄而後知乎然觀此益為予心之所感也自古哲人直士率罹讒譖遭毀然即錄中專提宦族壹節豈非速譽之壹端邪士君子在天地間何必以黜自沮乎千萬無以此嬰心逍遙乎無愧怍之天以求天地鬼神之知區區俗論蚊虻視之可也錄宜藏之中笥以示後人勿遽不盡

荅後渠崔公書

漢野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
屢辱教愛感德不淺所云前二三書者皆未到郭丞申士之書則領之矣易象說恐過於執泥以大指氣者固未是以明指日者恐亦未然也春王正月多是削去前兩箇月以夏之正月紀起耳雖有漢以來曆書率是因春秋附會以扣筭不敢以為的也如何士子日繁而才力甚不勝任有教言望滿紙賜可也偶有小詩附上求教幸不吝

與滁州林太守書

尋卿足下近解州耿張兩生來始知其伴任泰者殤死於滁多辱愛及泰義民也僕至江南十年矣解州耆民士夫每年必醜錢津遣任泰渡江問安于我今次至滁未渡江而死傷何如之泰常依于監生王光祖之家光祖每有幹必托泰泰往來江南十數次道不拾遺言必忠信行不愧獨難得之士今不幸至此能不一諒之乎且光祖與此耿生亦令兄之門人也可知泰矣萬望與一脚力或騾驢送至汴梁幸幸

與謝應午書

在京不獲會晤曾留小書於侯經歷處矣即過直隸聞課士嚴密拔擢允當人心悅服甚慰客懷但按臨一郡凡屬州縣正官皆以印隨去若小縣缺官去處倉庫獄囚未免失守必先責委得人方可令其離任不識如何且於縉紳往來道路者不便也廣平丘同知予在解州時嘗從予學其人亟養醇

正謹信溫厚則固今子游者之滅明也樂善君子豈不欲聞之乎廣平接至官回便草草附懷皆據近所見無所出於人者惟情照勿訝

荅仇文實書

京師會悟不久而文實向道慕古之心即令人懷思不已得簡書珍帕之寄益感雅厚人回小書扇領絹將敬不具

與石泉都憲書

昨邠州書到多感多荷近得本縣送看府帖云執事准令兩司會議欲將本縣窄短府館為僕改建涇野書院講授生徒即令呂新管掌此其過為推待作興士類之意極為至厚但

此地前因易換官廳地基事生已令呂新退換不敢為業今復如此是名不取而實取即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固非生之自待亦豈吾執事暨諸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乎已令呂新具狀本縣告免千萬停止且各處書院近為言者欲行折毀而賤號乃敢身自當之兼令子弟輩掌管以圖日後之利耶千萬停止又中部劉都憲及其子姪主事佐郎中仕鴻臚儼為京官時有司撥糧存起未免有情其後相繼彫謝而仕尚在配所未還聞其家被讐人告發省城一時監追實難運辨若容在本府本縣監追如何當其法自有公道不敢言也又三原秦叅政儻者亦守正不阿之士近其乃配夫人之

歿其子貧不能具一槩亦望分付縣吏一拯助之令得早與
叅政合葬亦義事也執事素敦道義今且風化西土因併及
之

荅李端甫書

到郡未久聲政載路賢者易於為邦固如此乎魏子宜已西
行矣所云其量一節果中其病於端甫恐亦當留念也嘉簡
過於自智知賢益懋循良矣米酒諸貺已切感厚乃又益紗
段二幣過矣使還草草附謝

與應元素書

疊辱簡書嘉作登受莊誦受益良多第以南北奔馳歲無停

馬於吾兄處懷仰雖切而裁閱殊踈罪過奈何惟吾兄政可
經濟而學甘藟瓢乃不偶為時輩短所屈在相知罔不嘆息
想亦不久林石也

與內濱初公書

春中得報甚為驚評凡與知己罔不嘆惜蓋直躬而行既有
所忤勢必至此知執事必以理命自遣不介懷也河東事近
余悔之又一振作於執事往日政教之善又一光也數月曾
有書附滇中承差想未到乎用宗商回草草附訊

再荅悔之道長書

前書計入覽文稿序轉求銀臺林懋易先生渠以其乃尊亦

此號也又返其禮執事如欲求費司成他相知者可寄書來
當之問蓋執事與予既有此義若為之序未免稱贊他人不知
者反以為比周矣恭審振舉河東政教豈惟鄙人之幸其地
方受賜亦多矣王官書院記一首蓋焦尹所求者因敬附覽
塾學記中以年為協謀年固可與之人也王氏家藏集序恐
稱許太過且執事為其屬官亦須酌言也如何如何

荅戴時化工部書

往在京多辱雅厚章宣之到具悉相愛至情近簡益篤意鄙
人何以克當胡公所寄書及與西玄者俱收領矣徐中政務
清簡相益力於斯道也外小書刻寄意

荅葉地曹子大書

久別何勝懷思疊辱簡書佳貺益深荷感緬惟遭困處險百
千萬狀人所不堪若處之坦然乃真學問也大抵窮通有數
遲速有命雖他日處大顯之時亦若今日處大蹇之地通為
一理斯其妙也僕嘗躬自為之故敦以告道厚耳如何如何

荅顧雍里提學書

過沐極辱雅厚方切荷仰適復辱差人擲柬迎至磁州此其
情意婉如南省之舊益令人懷感不已也第其中以賀字見
獎頗于孤臣藥子不似耳薄劣叨洪恩久矣一旦離去
君父長往山林不無瞻戀之意且自省愆不暇也

荅可泉中丞書

比來滿望會晤叙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惘然也前
親撫巡規約其處革官吏軍民之弊詳矣又以為雖多作樂
府亦不妨也今見中州災傷未聞救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
久而未至恐使流離滿填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
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猶為樂府一誤
邪抑以功勞懋大 聖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
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北行在即遲一月仁聲不聞中
州倒懸當誰望乎

復李上賓年兄書

久違道範何勝馳仰緬惟林泉之遊子弟之教其樂無涯令
器應元得給假稱觴後便促之北來庶使年弟不失信於人
即吾年兄之遠教我矣必不使應元濡滯膝下駭為人事以
誤彼之正業也千千萬萬

荅可泉書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東想已達也茲復辱西玄集并古樂
府之寄益切感教但樂府大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
事方在撫恤竝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左於用心乎故予
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謠也
義切骨肉語不覺大慙耳如何如何

荅王堯谷中丞書

辱遣令器伯止枉顧兼賜華翰良醞僕得見芝子如見其父
數年睽違馳慕之懷亦少慰矣醉酒飽德又何言哉乃又云
選勝結第讀書求益可謂今之伯玉君子者乎行當以為師
法也但恐吾兄抱涇濟之材棲遑山林又不能遂其願耳而
公亦不可在江湖而忘廊廟也

荅胡雨之書

恭喜得令松陽而以為官卑苟使仁惠及於輦獨而循良政
成雖公卿奚讓焉吾見其志之必堅行之必果也

寄西亭施聘之書

久違道範何勝馳仰王秀卿過此又辱寄聲益切愧荷緬惟
吾兄迪仁履義確守六經之舊士林傾仰不日徵置卿相霖
雨天下可懸知也秀卿回謹此附訊

荅東橋司寇書

恭喜榮拜會晤不遠矣所論中庸中和之說甚當若浚川公
者之論未免陷於性惡之偏矣但吾執事既勸人以容物之
義又恐其怒也令僕解之既謂巡撫不能送厝又欲僕言諸
新來諸公則於未發之中以及中節之和不能皆合宜浚川
公若是言也如何如何據按奉復請教益餘俟面頊

復克齋奉常書

當此大事之時慎而後舉明而後行誠吾執事臨事而懼之
盛心也但喪祭皆朝廷大事不期而遇於一時將孰廢乎
部中文移皆采衆論之公禮所謂緣人情義起者也得
旨而後行將不無後時乎涓厓公有此論僕意亦與合遂有
昨議惟吾執事裁之

荅韓汝器書

去冬辱枉路顧我甚為簡慢茲復辱遣人遠惠簡書邊議數
條兼以絨褐羊禮足感雅厚其所論重守令選邊官以來豪
傑嚴清勾廣召募以審主客查侵欺稽隱以戒因循者此誠
備兵之急務也至若抽丁選走兵之事于予心有疑焉司馬
君實所論刺義勇之非者將無似之乎軍士不戀邊必有其
故食不足兵恐失其方足下身任此責不可不熟計而預處
之也如何如何使還謹此附謝

荅崔洹野書

在京甚辱教愛不但往所謂聞所未聞也洹野序至前途便
轉寄不敢誤惟是許第一作不知何日可慰鄙望耳南缺如
不得亦且息念恐不日超拜也蓋中外人所共望耳謝應午
嘗從僕遊于南都其人志向篤懋博學明敏又美文物數進
謁請益可勿他辭前吏想已告之矣李伯華古書令馬彤抄
寄幸幸

河間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答王良輔書

遠辱簡書紉旣且以告別雅意篤厚知感不盡此行鴻才積學定中高選素志將大行矣然或一就秋試魁元之擢知不讓他人也所云翰林相識之人良輔又何必掛念哉北泉精舍之言將又忘之邪蓋僕自去年一出國門凡諸縉紳即息交絕遊矣况翰林之近侍者乎雖有一二相識義亦不可告也惟良輔相信之深凡前者之言必有諸已斯慰遠懷耳

復魏少穎書

遠辱遣使寄惠華翰兼以酒果米牢多感雅厚所問文集自去秋別後寒家老少多患疾病至今方就痊愈一年之內手

未拈筆目未覩書而鄙藁因多散落今辱問及愕駭失措乃于群書先檢得序文二冊暇中望一校勘若惠一名序尤出望外餘藁不日檢出專人封識走送

復洪洋趙中丞書

西人一聞明德君子撫茲全陝不勝欣躍邇者下車未久崇寬簡罷誅求息煩擾戢貪殘西人真慰雲霓之望矣忝與交遊喜慰何限益知其後益充是道而不渝也方圖具賀以山林之人未能遽行乃輒辱簡書羊幣之貺登受反增愧感使還謹此布謝

答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日以公為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歛祭二人掩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不能上告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荅子從書

辱差人送足感但汝器子珍昏破格出別于南門外乃來人云子從懼泥雨而止甚為悵惘且吾子從常過加禮於真定

亦嘗出北門為別今豈以予之還山而薄邪子從必不其然且予雖不及程氏子從又寧肯讓立雪二氏者乎乃於泥雨有辭為夫既相知之後又焉用手本似非待山人之意使予不能無疑焉將無尚有所云乙未進士之意乎夜中談可謂罄出鄙衷矣願子從見道勿見官也數云為俗士累欲去者正坐見官之病乎西谷不能漠然于高賢附此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